



# 長風

研

◎五月九年九十國民 期三第





# 長風

(第三期目錄)

## 專論

兩件大事與兩種新稅

徐慶譽(1)

共產主義下的蘇俄

(杜萊塞著)華鼎彝譯(7)

易卜生的創造精神

施章(16)

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及其研究方法

吳昭讜(27)

中國文化之兩面觀

徐慶譽(36)

日本東京復興事業概況

李伯猷(48)

## 文藝

爲什麼不娶她

靜宇(61)

目錄



目 錄

二

皇后·····	息 影(67)
第十八代姨丈夫·····	茲九女士(75)
龍王洲的麻瘋病人·····	李青崖譯(83)
師叔·····	陳曼若(90)
我不能安慰你的靈魂！母親·····	兵 蘇(104)
誘惑的掙脫·····	王 墳(111)
歐洲基督教的文明·····	應非洛譯(117)
<b>雜 感</b>	
中國人的快樂主義·····	119
偽教育者的罪過·····	121
自利與利他·····	123

# 專論



## 兩件大事與兩種新稅

徐慶譽

中國不識字的人佔百之八十以上（小些說）教育應該普及，當然不成問題。中國產業落後，生計艱難，失業的農工，和失業的男女青年，到處都可以發現。我所謂兩件大事，即是指實施義務教育與救濟失業的國民而言。在財政拮据與金融紊亂的今日，那有這許多經費舉辦這種大事？好在中國還有兩種新稅可以徵收。但現在人民已經感受苛捐雜稅太多的痛苦，不曰減稅而曰增稅，不是使民衆更加失望嗎？不然！不然！我主張一面增加於一般人民有益的遺產稅與所得稅

兩件大事與兩種新稅

，一面廢除於一般人民有害的苛捐雜稅。遺產稅與所得稅都是直接稅，政府直接徵稅，確有「抑富濟貧」的美意，徵收富人的稅，以濟貧人的苦，這是總理所極力主張的。他所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都含有壓抑富豪加惠貧民的意思。

歐戰以前，英國從一九一三年四月到一九一四年三月底，這一年間徵收所得的，有二萬三千萬元，遺產稅有一萬三千二百萬元。英國歲入是六萬二千萬元，所得稅與遺產稅兩項總收入，達三萬六千二百萬元

，佔全部歲入百分之五十八。歐戰以後，英國所得稅的收入比戰前更多。德國各邦的歲入，所得稅佔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美國自一九一四年起，開始徵收所得稅，據一九一七年的政府報告，資本階級在那一年就送了三萬萬元所得稅額與政府。一九一八年全國煤礦資本家，煤油資本家，和銀行家每一百萬元的進額，須納六十五萬元的所得稅，這一年美國政府收入的所得稅，總額為四十萬萬元美金。

在歐美產業發達的國家，資本雄厚，富豪甚多，當然容易徵收大宗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中國工業幼稚，資本主義還在萌芽，擁有鉅資的資本家，為數極少，在舉國皆貧的中國，徵收遺產稅和所得稅，收入的總額，決不會很多。不過擁有十萬以上百萬以下的小資本家，在中國內地各省，也頗不乏人。至於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廣州漢陽哈爾濱漢口汕頭廈門等處，

總計起來，百萬富翁，大有人在。還有許多軍閥，也擁有雄厚的財富。總理說：『十幾年以來一般軍閥官僚，像馮國璋王占元李純曹錕到處搜括，所發的橫財，每人動輒是幾千萬』（見『民主義』）。我們對於像這一類人的若干幾千萬，不應該徵收重稅嗎？據總理告訴我們，自辛亥以來，中國人在外國銀行的存款，有十萬萬到二十萬萬之多。可見在今日的中國，要徵收所得稅與遺產稅，也可以得大宗的收入。如果推行得法，我想中央每年至少可增加四千萬元的收入。民國八九年的時候，全國歲入達一萬七千萬元，現在統一尚未完成，中央收入時有伸縮，一旦國家統一，全國歲入，應在二萬萬左右。如果每年在所得稅和遺產稅項下能得四千萬元，還只佔歲入百分之二十，比起所得稅佔歲入百分之五十八的英國，或佔歲入百分之八十的德國，算是極少。假定中國每年把這四千萬

元的直接稅用到推廣義務教育與救濟失業者的兩方面上，不是可以做許多有益於民衆的事業嗎？

義務教育非趕快的推廣不可，一個盲目的民族，決不會有戰勝帝國主義的一天。除非中國人都能識字，都有相當的公民知識，中國也決不會跳出次殖民地火坑。現在整千整萬已達學齡的兒童，不論是在都市或鄉村，都沒有入學的機會，這是目前中國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失業的人數一天一天的加多，土匪流氓的增加，恰與失業人數的增加成正比。土匪流氓愈多，社會愈不安定，而生產也愈不發達。生產愈不發達，民生愈苦，而業者愈多。對於業者若無法救濟，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生存，所以失業問題的嚴重，也不亞於教育問題。實施義務教育，是精神的救濟，解決失業問題，是物質的救濟。這兩種救濟，誰也得承認是中國目前亟待舉辦的兩件大事。

兩件大事與兩種稅

經費從什麼地方去籌措呢？借外債嗎？不妥當。發行公債嗎？公債已屬太多。加雜捐嗎？貧民的負擔太重，萬無再加之理。加特稅和厘金嗎？特稅和厘金在不遠的將來，都應廢除，說不上再加。裁員減薪嗎？所裁者有限，所減者不多，終不濟事。增加關稅嗎？在國力還沒有到能够降服帝國主義的時候，這一步也難實現。想來想去，只有一個徵收所得稅與遺產稅的辦法，在富者雖有所損，但仍無礙於富者的生存。在貧者確受惠無窮，很可以減輕貧者難堪的負擔。在政府，一方面解決了教育與失業的問題，一方面奉行了總理反覆叮嚀的遺教。這種一舉兩得的美事，中央儘可策劃進行。著者前幾天在通訊中，和胡展堂先生提過這一件事，胡先生回信說：「徵收所得稅及遺產稅自是良制，言者輒疑其開始收入無多，實則凡新稅無不然，又疑隱匿之弊無從防止。……」開始收

入無多，也許是自然的現象，當然無庸過慮。至於隱匿，實在是不容易防止。不過絕對不是無法防止的。政府在舉行徵收以前，有許多預備程序須辦理完竣，如所得稅與遺產稅徵收法規的製訂，全國人民產業的調查，所得金額的統計，與人民財產的登記，都極關重要。如果把這幾項預備程序辦理清楚了，便不必愁收入之無多，也不必愁隱匿之無從防止。

關於法規一項，可由立法院財政專家參考歐美各國徵收所得稅及遺產稅的成例，再斟酌中國的情形，折衷辦理。務使此項法規不背於「均平」的原則，所謂均平即是「調劑勞資雙方的利益」。關於財產調查統計一項，可由中央黨部統計處與立法院統計處協同辦理，調查務求周詳，統計務求精確。但調查統計兩項均無法防止隱匿的弊端，防止隱匿的方法，莫善於「財產登記」。凡有產者均須於其所在地機關依法登

記，登記法由立法院製訂後，再由國民政府頒佈施行。在縣者，以縣政府為登記機關，在市者以市政府為登記機關。凡登記者由縣政府或市政府發給登記證。自登記法頒佈以後若干月內，凡無登記證者，其財產不受法律的保障，且須受政府的處分。如登記不報實數，許人民隨時告發，一經證實，即將被告的財產全部充公，並以全部財產十分之一為控告者之獎金。這樣一來，凡有產者不敢不如數登記，誰也不敢為貧免少數的稅額，而冒全部財產充公的危險。有了翔實的登記以後，調查統計就有了可靠的材料，然後根據統計，開始徵收，行見成績斐然，國帑充裕，以之補助義務教育經費，及救濟失業的貧民，為數亦復不少。

展堂先生對於著者的提議，甚表同情，他在覆函中說：「此亦當逐漸厲行，總勝望梅止渴。」希望中央諸公，都與胡先生一致同意，「逐漸厲行」，「仿



照歐美直接徵稅的成規，奉行 總理反覆叮嚀的遺教，芸芸民衆，受惠無窮。

義務教育如何推廣，教育部當局已擬有具體的計劃，師資如何訓練，經費如何分配，這一類的問題，都不難解決，只要一旦得着充裕的經費，不難立即推行，至失業者應如何救濟，目前似乎還沒有具體的辦法。這個問題，是全世界一個很大的問題，各國失業的人數日益增加，政府大都束手無策。英國工黨政府在未上台以前，對於失業問題，總說有法解決，不料上台以後，失業的人數倒反增加。可見這個問題，實在非常複雜，確不容易解決。中國失業者究有多少，從來沒有統計。即有也不過各市府社會局對於各該市局部的統計而已。但中國內地有許多都市沒有市政府，更無統計之可言，所以如果有人問中國現在失業的究有多少，恐無人能給我們一個確實的答覆。中國

是一個窮國，况年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萑苻遍地，餓殍載途，士農各商，都不能安居樂業。整個民生問題的根本解決，全賴戰爭結束，統一完成，政治修明，生產發達，但要到達根本解決的目的，又非一二十年的物質建設不爲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故除採用根本解決的方案以外，還須補之以左列臨時的救濟。

(一) 各省市設立小規模的工廠，工廠性質及廠數多寡，以各地人民的需要爲轉移。

(二) 各縣設立農民銀行，貸款於一班窮苦的農民，以免荒廢耕種。

(以上兩項是救濟農工的。)

(三) 設立中央編譯館，容納國內知識份子，各大學畢業生各國留學生，以及各大學教授的失業者，叫他們都來做有組織有計劃的文化事

業。

育院畢業的學生。

(四)設立全國民衆教育院，招收各省失業的青年

(三四兩項是救濟青年的。)

，與以一年的訓練，然後組織若干隊，分發各省做鄉村的教育工作。如推廣注音字母，組織鄉村圖書館，組織鄉村成人補習學校，組織鄉村化裝講演團，及農民俱樂部等，這一類基本的下層教育工作，都用得着民衆教

上面列舉的四種臨時救濟法，所需的經費，即可從所得稅與遺產稅收入項下開支。這種救濟，對於民生問題雖不算是根本的解決，却也是撫戢流亡安定社會所必由的途徑。



## 共產主義下的蘇俄

Theodore Dreiser

杜萊塞

杜萊塞在美國頗負盛名，一九二七年十月應蘇俄政府之請，赴俄考察，勾留有三月之久，本文即其回美後所著 "Dreiser Looks at Russia" 一書中的一章，著者本其在蘇俄親身觀察的經驗，發為公正的批評，非尋常一班意氣感情用事之作家可比。 丁夷附識

在一個美國人或英國人的眼光中，蘇俄最容易使人不滿的一件事，就是偵探行動的觸目皆是，的確，一個外國人進了蘇俄國境，不論他往那裏去，都要受到檢查，我有許多美國和俄羅斯友朋都對我說，俄國人好似天性上喜歡一種專制政治，而以失之為不快，有一個人說得巧妙，他說俄國人不愧稱為賦有一種安於苦難的天才。這樣的說法，容或不足深信，不過也

、共產主義下的蘇俄

許可以當作我本文所說的一種旁證，因為我以為無論何人，要是到了蘇俄，就時時刻刻會感覺得現在蘇俄政府對於外來的遊客和多數的俄人都不能信任，而且他如此的感覺，隨時隨地可以找得相當的證明。

這樣敵視猜忌的環境，或者是很自然吧！蘇俄政府自成立以來，在境內所捕獲的所謂間諜和作亂分子，不知有多少！試想你一個並無惡意的遊客要感覺怎

樣的困難，你要無時無刻不留心你的護照，一失了牠，就什麼事情不可以做，不論那個火車站都不會給你買票，不論那處的旅館都不能收容你，甚至你要寄一件郵物，而不能證實你的護照是在某某旅館或某某行政人員身上，那就什麼郵件都不可以寄，假使你除了旅費之外，多帶了一些你自己的款項，而欲帶出俄境，又非檢查不可，檢查員就問你那些款項從何處得來，你為何帶那所需用之外的款項，你為何需要那所需用之外的款項，他甚或問你那些款項是不是一種賄賂，或者是不是由謀圖不法得來，那你非得證實你自己不可，如果檢查到你的書籍，信件等，就更糟了，你須得一任他的翻弄，有時竟隔三五日之久，他纔決定你是否可以釋放。

不但如此，猜疑和恐怖空氣，到處充塞。在各警所裏有共黨秘密警士(G. P. U.)，在各城市和各鄉

村間，有蘇俄法院(Commissariat of Justice)的支部——另一種的共黨警所，無辜的俄民如小商人，工匠，或是白俄或前俄皇的同情者，常有被拘到那種地方審問，他們有時不過在路程中，或是去找尋他們的子女，或是往省他們的父母，他們就被查問，為何如此行動，這樣的行動是不是一種詭謀，他們爲了證實起見，須得將他們所有從前的歷史，詳細說出，因此就要費了數天或數星期的時候，然後可得自由，若稍不幸，還得享受鐵窗的風味。

現在蘇俄的報紙，不啻是一種政府的機關，都在那裏鼓吹法庭上辯護律師的取消。因爲雖然蘇俄已經只容許辯護人有一個辯護律師，不像美國之容許三個四個或甚至五六個之多，政府方面的見解却與英國或美國根本相反，他們以爲一個罪犯在未被拘捕以前，已經過了政府人員的詳察細問，及至待審之時，他已

經明白的犯了罪，除非他自己能證明他的無辜，法庭的審判，無非要決定他犯罪的程度，這種見解，他們以為較英美兩國之以人的犯罪與否須待法庭判決為遠勝，為什麼一個人在犯罪未決以前就要逮捕他？為什麼不先鞠訊確實，然後令罪犯自己證明他並非罪犯？

在這一點上自命為文化急先鋒的法國，與蘇俄幾趨同一的步調，她差不多也有這種相同的制度，她們都與英美的司法制度恰得其反。試看蘇俄取締那種騙子似的律師和種種在我們的法庭上所免不掉的那些詐術專家，多麼容易！多麼不算什麼一回事！因為蘇俄祇答應辯護人有一個律師，如果那個律師辯才不十分高明，那就更不得了，因為政府方面早已認定他是有罪，他自己要在法官面前辯護，怎樣有那種勇氣和才能，這是多麼可憐又可怕的一件事！假如我自己蘇俄犯了罪，我就不讓律師來決定我的命運，我一定要

自己在法官面前辯護，不過這又是多麼困難！因為蘇俄法官對於罪犯的偏執甚重，如果罪犯有政治上或反共產主義的重大嫌疑，那種審判就很少公正，我在蘇俄往常覺得蘇俄的無辜人民平日不知怎樣受盡冤屈，我現在出了蘇俄，却也不能去掉這種深刻的印象。

蘇俄在政治上的審判，那有公道之可言。最近在莫斯科審判的山克泰 *Shakht* 案件，不就是一个好例嗎？在蘇俄政府方面法律上唯物主義的見解，有什麼叫公道，他們以法律為維持他們自己地位的工具，他們代表農工的專政，他們對於國內反共產主義的陰謀或列強的干涉，都非常的嫉恨，所以一個人設若犯了反抗政府的嫌疑，他便大禍臨頭。我雖不敢相信俄國人生性凶惡或怨恨成性，可是我的確聽說過俄國到處都是嚴刑峻罰，我所知道的一個傳說，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以後的多少天之內，所殺的反過激黨，在

那黑海上的費渡沙 Feodosia 一小城中，足足有六千，靠近亞地色 Odessa 和克里米 Crimea，至少有五萬之多，其餘各處所殺死的人數不知有多少。不過我以為法國在一百多年以前，人民對待貴族的慘無人道，恐亦有過之無不及罷！

蘇俄過了十年後的現在，雖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已漸臻穩固的地位，且設有了強大的陸軍與有力的經濟和司法制度，恐怖氣象的瀟漫，却一如昔日，這種氣象，一個人感覺牠，猶之他感覺冷寒或迷霧一樣的容易，他到處都要被查問是什麼人，到什麼地方去，為什麼到那個地方去，而且不時可以遇見那些秘密警士，探問他是否忠實，試想在這種景况中生活，怎能不倍覺頹喪呢？

蘇俄的祕密警士，儼如共黨的耳目，為數約有一萬，都是精幹的人物，他們都穿了制服，備了軍器，

無論日夜，在每一車站或輪船碼頭上，至少站有兩個，做的工作無非是窺探敵人的來蹤去跡，他們聽說都是蘇聯組織最有力而且最不腐化的分子，對於我呢，因為我有了他們政府的書信，倒看似十分巴結，他們隸屬於勞工國防院 Commissariat for Labor and Defence，所以除了其他職務以外，他們還得兼司關稅與邊防上的事務，政府方面以為他們這班人的存在，可以防止列強的干涉，因有盡力維持的必要，有一次斯旦林這樣的解客嘲，他說：『由國內看來，我們固不需要這種警士，不過我們四周却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為了防止她們的侵犯，就不能不利用他們的勢力。』

最可奇的就是容留外國人的旅館所用的僕役，聽說也都是祕密警士，他們大多數是識見不足，這就使我懷疑，可是他們的確也有些偵探作用。有一次我住

旅館，旅館中人說，如果我於外出時不留下門鑰，他們就不能整理我的床鋪，有時我有意不留下，他們果不整理床鋪，不過床鋪雖沒整理，房門却開了。開的人不是女僕，便是洗衣婦，有一次我撞見了一個館主，他無以應，便謂他係特來照看室中爐火。

不論何處的俄國人民，表面上雖對於共黨的建設企圖滿口稱頌，實則大多數都懷着一種隱藏的恐懼，因為我時常遇到能說英語或德語的俄人（尤其在俄人發見我是有勢力的外人時候），他們或是商店職員，或是機關職員，却都異口同聲的對我私語說，蘇俄的情形與政府的宣傳完全不符，物價非常的昂貴，薪金則不見增加，衣食住三項，什麼地方都感不足，共產黨員出則車馬，入則大廈，地位又得意非凡，他們那得不作種種反宣傳，那得不說任何事情都恰合人意，可是一觀那普通人民，那失業的人，那小手工業者，

或是那已過中年的人，他們却一無所樂，農民的收入，且不足以購備衣飾。有一個理髮匠當一個秘密警士入室的時候，忽以指觸唇，嗣後始告我，那個警士便是便衣偵探。在羅斯德 *Rostov* 城的一個樂師，也說蘇俄的共產黨與警士太不近人情，他說，他們宣傳俄皇時代的可怕，他在俄皇時代却不覺得那時的兵士與官吏比現在更惡，那時只須不誹謗俄皇，現在則對於一個警士都不可侵犯。

我在蘇俄三月觀察的結果，覺得以上所說的話，全非虛語。而且一個人居在蘇俄，定須相信或假着相信共產主義之是與個人主義之非，私產的擁有或營求應是世上最大的罪惡，這個世界的進展，決不能有賴智識階級，却應當依賴勞工分子，國家的幸福，在於「個人為全體而努力，全體為個人而存在」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工人的工作時間當縮短，休

息與娛樂的時間當加長，一切階級當消滅淨盡，蘇俄是人類的先導，所以當負起消滅階級的完全責任，換言之，他須得至少要假充是共產主義的信徒。

好，假如上述的話果能實現，那末什麼人不致非難，不過我以為無產階級專政在蘇俄却決沒有這會事，所有的只可算是共產黨專政。共產黨以百二十萬之衆，統治全俄，其中的半數是農民與工人，半數却是官吏，他們自稱他們的主宰便是勞工分子，不知這只是欺人之談，共產黨的利用工人與資本家無異，他們同樣要求忠實與効能；如果一個人不忠實，他的地位就不能維持，譬如托拉斯基，拉代克 Radek，拉可斯基 Rakovsky 等，他們一不能與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意見一致，就立被放逐。在這件事醞釀的時候，我適在莫斯科，設法與三人約會，後來我知道與托拉斯基會面，對於我個人將有不利，因為托拉斯基早被看管

，什麼事不得自由，即言語書信亦必經審查，至於拉代克，拉可斯基二人，他們的情況稍異，那時二人仍居住克里林 Kremlin（共黨主要人物的居所），一若與共黨尚無不睦，實則已不能與外客接見，我不知而往，門人報以不在，及我遠至旅舍，再用電話訊問，二人固均在，未了還是拉代克告了我他自己的困難，並希望不日可以與我會見，那知沒有好久，他們二人即秘密放諸蒙古邊疆，至今未歸。

那就算了麼？不，並不。蘇俄嫌恨與密謀的空氣，實隨處可覺，謂余不信，請舉數事以證。最近的山克泰案件就是一個，在這件案子裏面，許多在圖乃斯 Donetsk 流域（鐵的中心）的工程師，都處以利用同盟罷工圖謀反革命的判決，這案未發之前，政府方面用了數月的工夫，收集種種必要的謠傳，並加以證實，然後用了迅電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所有有關的外國



歐本國工程師，送入法庭，判以死刑，當時德國也有幾個無辜的被累，德國政府屢次抗議，並以絕交爲恐嚇，卒無結果，英法各國的報紙且以此爲蘇俄政府無力實現共產政策的表示，蘇俄亦不顧而專橫自若，逮捕者盡處重刑，死者八人。

還有一件是關於幾個政府人員的法案，那案涉及三俄人，三人都與報館記者相熟，都是政府公務人員，而且是共產黨徒，雖不聞名，却係政府中可用的人才，常出沒莫斯科宴席間，我有一個充任新聞記者的友人與三人相識，且不時在交際場中看見他們，據他所知，這三人雖善酬應，決不致有何反動陰謀，不多幾時，三人忽不知去向，我那友人因爲與他無關，亦不加理會，有一天，他逢巧到了法院 *Commissariat of Justice*，看見三人披頭散髮，面無血色，兀坐在辯護人的地位，他知有異，乃問役吏，始悉他們

犯了反叛罪，那時他猶不信，正反覆思索間，不料三人相繼向他點頭，他不覺大驚，後來聽了法官所述罪狀，仍以爲怪，不數日三人卒處死。

「那末三人委實都犯了罪麼？」我向他問。

他說：「我不得而知，那是政治案件的性質，外界又絕少鼓動，我如不欲引起政府方面對於我個人的注意和猜疑，我就不便仔細打聽。」

「究竟公道在那裏呢？你是不是說公衆不能覺察這件事所以不願發表意見麼？」

「不，你看錯了，這裏的法律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裏的政府除非先前查獲所有的證據，並不逮捕什麼人民，所以像我這樣的代表外國報界，最好是不要過問。」

「俄國報界方面又怎樣呢？」

「你該知道俄國報紙只准登載於政府方面有利的

消息，像這種事情，他們亦漠不關心，這就是所謂共產黨專政。」

「這樣說來，共產黨不是可以隨意屠戮人民的麼？」

「那却不是，不該別的，即以那三人而論，他們處死的地點與時間，外界都無從得知，我個人呢，因為站在外交上的地位，適若插足其間，我個人或是我的報紙就失去立足的餘地，不過這幾個人的突然失蹤人間，却給我非常的驚恐，我至今不知他們犯了何罪，只是我相信此間司法當局定有充分的證據呢！」

此外更有關於在圖乃斯流域某某鐵廠中一個重要俄工程師的一件罪案，案情是如此：這個工程師有一個女屬員，彼此不洽，女屬員偶被攻擊，初時隱忍未爭，後將被毆事實告了她的親姊，親姊是一個共產黨員，聞悉之下，大為震怒，以為與共黨體面攸關，非

雪恥不可，乃訴諸中央執行委員會，該會立即傳集兩造，嚴加審問，工程師備受鞭笞，不多時，又移至法院，且令秘密警士四出搜集證據，結果該工程師非但剝奪職位，且被處徒刑四年，這件事報紙既無登載，工程師方面的朋友亦無從探悉，完全出於秘密的手段，你想可怕的事，還有甚於此麼？

上面所引的事實，恐怕已夠表達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就是蘇俄所以令人髮指者，無非是她的種種秘密手段，這種手段，也許合乎公道，可是牠們所以可怕，就在牠們過於秘密，我那個很精明的外國報館朋友，就最覺得恐懼，我在美另有一個俄國朋友，他是一位科學家，他因為主見不合，被逐至美，他很嚴重的說，蘇俄共產黨統治全俄，多依靠了秘密的手段，與那種以黨為個人存亡關鍵的黨徒，他又稱蘇俄的共產主義，根甚至為薄弱，因為俄國農民天性上是個人

主義的，不管什麼國家的事情，勞工呢，又只占全人口的一小部分，對於國事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他們的態度是模稜兩可，不致出而作不平之鳴，蘇俄所賴以創造與建設者，決不是共產黨的政治勢力，而是個

人自存的本能 *instinct for self-preservation* 與高度的愛國心。可是無論如何，俄國人民對於政府的怨恨不滿，確是口碑載道，這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 建國月刊三卷四期目錄

告讀者	本社	葛汝丹
革命與人格	胡漢民講	
民主主義之研究(續)	邵元冲講	
中國民族同代的心理研究	黃子亨	
心理破壞論	王去病	
市組織法的內容及批評	陳念中	
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紀要	逸 蘆	
地租原理及其應用	于錫來譯	
關於陳公博先生的「思想的出發點」 (附錄陳先生講演)	王正之	
德國後期浪漫主義哲學(續)	程石臬	
百靈(小說)	孫百剛譯	
閒話兩則	捷 三	
書報介紹	陳念中	
定價	郵費在內 零售每冊二角	
閱價	國內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目	國外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三元	
分銷處	商務印書館民智書局及國內外各大書局	
編輯所	上海派克路登賢里建國月刊社	
編輯通訊處	南京玄武門二十五號	



## 易卜生的創造精神

施章

一六

我國關於易卜生的介紹不自現在始，在十年前，胡適之先生等人在新青年六卷五號出了易卜生專號，高張旗鼓以後，跟着潘家洵先生也將他的名劇譯過了幾種成漢文。但十餘年來轟動全歐戲劇界而使之變化的易卜生，他在中國的影響在那裏，難道東方沉悶的中國人，真沒有了解易卜生的資格麼？我覺得不是中國人沒有了解易卜生的資格，實在是由於介紹易卜生的人沒有澈底了解易卜生，所以雖經過幾位作易卜生主義的長篇闊論的介紹，却根本把易卜生的精神誤解了。所以東方的中國人不易接受易卜生的影響。這是

我很爲這轟動全歐的詩劇家易卜生惋惜的，試問何以胡適之先生在易卜生主義中介紹了易卜生，社會不發生影響？何以潘家洵先生譯了易卜生的幾種名劇過來，也缺乏深刻領會的讀者？我們只要由新劇的幼稚上看，即可看出我國文壇上受易卜生的影響，非常薄弱。到底是中國人的胃口不易了解他的作品呢？還是中國人不需要易卜生式的作家？抑還是介紹走入魔道，遂使中國作家不易接受他的精神？我敢十二分的肯定，我國現在不是不需要易卜生式的作家，實在是由於介紹人不完全了解易卜生的創作精神輕於作介紹，

所以把這位近代戲劇之王的易卜生，請到中國來，仍不易爲人了解。這不獨中國人了解易卜生是這樣。易卜生在英國，在德國，在法國亦同樣的不易爲人了解。如他在英國，恭維他的人尊他爲心理學家，攻擊他的人，稱他爲艱澀，甚至稱他爲物質主義者。在德他又被認爲自然主義者，個人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而在法國又被視爲象徵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卽在他的本國——挪威——起初稱他爲守舊派，後來稱他爲激烈派。可見偉大的易卜生，的確不容易了解。介紹人如果不充分的研究一番，而來孟浪介紹，彷彿不識道路的驢夫，抬着轎子不辨方向地向前面直闖。把轎子抬到懸崖上，深潭旁，也說不定。總之絕對不會把轎子抬到目的地。如胡適之先生介紹易卜生就陷于這樣的弊病。他在易卜生主義的結論上說：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

易卜生的創造精神

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却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却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彷彿說道：「……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時刻刻與罪惡份子齷齪份子宣戰的白血輪，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

易卜生彷彿真像胡適之先生所說的他對社會是個、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却不肯下藥的社會問題的病理疹斷者。因此他判定易卜生說：

「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雖不能全說是寫實主義。但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儘可以說，易卜

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

胡先生并舉易卜生一八八二年給朋友的信，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尋他所讀的全是實事。」

來羅織易卜生是一個寫實主義的社會文學家。胡先生所說他的極盛時期的著作，當然是指他五十一歲所作的玩偶家庭（即娜拉）及國民公敵一類的作品了。易卜生是否如胡先生所介紹的是寫實主義的社會文學家，我們只好請易卜生自己來回答。記得易卜生在六十歲的生辰，全國婦女界開慶祝大會紀念他並感謝他的娜拉，為婦女界吐了萬丈光焰。但易卜生很冷酷的回答說，他並想不到為婦女們要吐萬丈光焰，他只是在作詩，並不知別的一切（大意是這樣說，因原書不在手邊，無從對照）他在一八八九年的情書中也說「我現在正忙着預備一篇新的著作，一天到晚就是坐

在案上，只有晚間稍為出去散步，總是幻夢，追憶，繼續的創作，創作是美的，但有時比實在的生活還要美。」由此可見易卜生是否是一個寫實主義的社會文學家，不辨也自明白。可見胡適之先生的易卜生主義，只是胡先生眼光中的易卜生主義，而非易卜生的本來面目。這是我國過去不易了解易卜生的第一點。

潘家洵先生譯過易卜生集兩冊成漢文，在我國新文藝上不發生深厚的影響，就在以問題劇來看易卜生，而不知自己培養自己的創造精神，因此沒有像易卜生的令人猛省深思的作品產生；只有淺薄的問題劇叫囂一時，不久仍復平靜下去。就是由於以問題劇的眼光來讀易卜生集，所以不容易了解他的精神。我們須知道易卜生他自己作劇，是以作詩為態度來作劇，所以他的戰劇能感人。讀易卜生集的人，以問題劇的眼光來讀他，要於人生中尋求問題，或捏造問題，因此

產生的戲劇只是問題的化裝表演，而不是出自心之深處的文學作品了。潘家洵君譯了易卜生集過來，而不會產生好的影響就是中國人以功利的問題劇的眼光去讀牠，這是過去的不易了解易卜生的第二點。

我們研究一個作家作品，他的札記，他的書信，以及他的生活片斷的記錄，固是應當閱覽，但也應當作詳細的分析比較，才容易看出作家之核心。切不可一概全如胡先生以易卜生一八八二年的書信（見前）來肯定易卜生的創作精神，並且將『都覺得』誤解，即把藝術上的真實誤解現實的真實，所以反把易卜生精神湮沒了。丹麥大批評家布蘭兌斯 Brandes 則說：

『易卜生發表的通信，不能使我們看到他這種性格，在通信中，我們只能看見他大半是保護他的利益，在這裏頭，很少靈魂的顛聲。』

易卜生的創造精神

這是他與胡先生根本不同之點。又如胡先生的易卜生當中。除他肯定易卜生為寫實主義者外，他由易卜生的作品中，歸納為家庭，社會，個人與社會，政法等問題。而布蘭兌斯則說：

『我們不可將易卜生看做思想家，也不可看做政治家。易卜生是理想家及奮鬥者。』

總之各國文學家對於易卜生的研究，其結果都免不了主觀的偏向。只有易卜生的好友布蘭兌斯，是最能了解易卜生的。我且將布蘭兌斯分析娜拉的創造動機介紹在下面，我們就知道這位近代戲劇之王的偉大文學家創作動機之純潔，并非如胡先生底易卜生主義中所說，他是問題劇者。布氏說：

『玩偶家庭 Nas Penheim 的發端，即娜拉的發端，已隱伏於少年同盟中，那處的西爾美已經抱怨人家只當他為一玩物，凡家中正經事務，都

不和她商量。我於一八六九年在一篇評論這戲的論文中指出西爾美實不應屬於這篇戲劇裏，關於她及她家庭的關係，實在可以另做一篇的劇本。過了十年以後，易卜生著玩偶家庭一劇。

「則這時期易卜生已經多少時候，與一位女人通信，這女人在他函信中常說起她的怨憤，但不詳說情由。依易卜生的習慣，他常想到這和他不熟的人的煩惱，而有一天，他像詩人不顧事實，毫不爲意的笑着說「我想我已猜中了，她所煩惱的必是金錢的問題。」易卜生所猜的實在就是事實，照一段在 Balouisen 的易卜生書目中保存着的報紙上通信，這位女人（像後來的娜拉），用假支票取錢，自然不是像娜拉爲着要求她男人的性命這樣的高尚目的，爲着要買一套新家具。她男人聽見消息的時候，便大發雷霆。

「這一段小小的日常故事。因爲刺激了易卜生的幻想力，已足使他寫成玩偶家庭一巨著。他把她改造，使適應於表示易卜生關於女人獨立的意見（在先他是反對這種意念），並且表示個人的獨立權利，包括女人的及妻的，過她自己生活的權利，不須單過他人的生活。」

由上面布蘭兌斯的分析，娜拉一劇創作動機，與易卜生的自己表明創作時是作詩，他並沒有想婦女問題上面，我們可以看出易卜生並非是寫實主義家，而是詩人，是幻想者。換言之易卜生在文學上的偉大，完全是由於是詩人中之預言者。他在人人不經意的現實生活中，早已感到極端的痛苦，於現在的安適生活中，早感到十年後的不安的生活，他都一一由他的散文形式的詩劇中表現出來了。如他在創作國民之敵 En folke fiende（一八八二年）的後一年，寫



信給朋友說：

「十年之後，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生開公民大會時地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鐸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後，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還高十年。即以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作一劇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人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得那裏時，我久已不在那裏了。我又到別處去了。」

布蘭兌斯評判易卜生是理想家及奮鬥者。這是很確實的。布蘭兌斯對於易卜生的晚年作品，有下面的公允批評：

「除了易卜生早年所著的關於歷史及傳說的戲劇，以及他少年時代的熱烈動人的詩歌，愛的喜劇 Brand Feer Gynt 少年同盟以外，餘下的便是

易卜生的創造精神

易卜生盛名所寄託的晚年著作的十二篇現代戲劇

。這十二篇之中，前六篇反對國家底社會，是辯論性質的，造成一類，即社會柱石，玩偶家庭，羣鬼，國民之敵，野鴨 Rosmthomom。後六篇已非辯論性質，而屬於精深的心理問題，他們所討論的大半是男女間的至親關係，在這些劇中，女人總是佔據極重要地位，即使她並非劇中主要人物之時。這些劇是海上夫人，Hedda Gabler，Solness，Eyolf，Barkmann 復活。這些都是家庭悲劇及個人悲劇，把國家社會方面完全拋開。」

由這段批評中我們就知道易卜生所表現的是人生的或個人的悲劇，並不是甚麼問題不問題，更沒有想到國家方面，社會方面。

易卜生的創作精神及作品構成的經歷，由上面的

敘述中我們已可管見一斑了。我再將布蘭兌斯描寫他的人生態度介紹在下面，我們對於這位偉大文學家的全部精神，更容易了解明白。布蘭兌斯描寫他的日常生活情況是：

「在青年時代，他是精明，活潑，精神興奮，親熱而同時尖利，但是永不隨便，就是他親熱的時候，也不肯隨便。在對談時，從容不迫，願意聽人意見，也開誠坦白地願說他的意見。很不願意放棄他退隱獨居的生活；在大衆之前，極寡言笑，容易不悅，激怒。他永不忘記他初年著作的受本國人奚落漠視，也永不忘記對於外國的謝意。有點小事就可以使他不悅，或者引起他的疑忌。他如果想像有人要排擠他，就動起他惡避社會的觀念。」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就知道易卜生是不喜與社會

接近的詩人。而他的生活，也是詩人離羣的生活。我們且看布蘭兌斯繼續描寫的人生中的一斷片便明白：

「一九八一年我在 *Cerestiania* 的附近 *Ssan-iviken* 地方，與挪威畫家同住，他一人在城裏旅館房中獨坐；「我們一天請他如何？」「誰敢去請他？」「我敢而且很願意。我天天見他，而明天同他吃早餐。」

「布蘭兌斯答應了這種使命，就去向易卜生說：

「我們幾位總不外畫家，作家，很想和你一同吃中飯，可否請你一往？」

他：「幾位？你，還有誰？」

我便念出各位名字：「就是通共我們九位。」

「在這樣的大衆之前吃飯，與我的習慣相違，我從來沒有做過。」

「我（布氏自稱）提起他不久，剛在 *Mndapest* 讓

幾百人爲他開一宴會，却去他的懷疑，而他的許可，只辦這小宴會。因爲要便利，我在他的旅館，訂定一間餐室，並且請他自己指定時日。

「但在外邊這一傳說，我邀易卜生開一早宴，因爲易卜生離國已久，有許多人要來包圍我，替他們留一座位，而有成豕是在異地待我很好的，我真不好意思推托不允。」

「所以我只好去探探情形，先對易卜生提起，有一位女朋友希望可以入席，

「一個也不許」。是他的回答。

「不過她是一位活潑，肥胖，年青的婦人。」

「我並不歡喜活潑，肥胖，年青的婦人。」

「不過你有一位迷戀她的姑母」。我便說起這位姑母的名字，易卜生忽然動起興趣：「那是另一問題了；讓他來吧！」

易卜生的創造精神

「但是也不過通共十位，他批准過的，而我們却慢慢的增加到三十二位。我怕易卜生要大發雷霆。」

「屆期，我到準定鐘點去敲他客房的門，他瞧着我，已經有點驚愕不悅之色。」

「你穿禮服？」

「是的！而你還穿襯衫。」

「這是因爲我正在穿衣服。但是我箱裏沒有禮服。」

「真糟糕？我們像小孩一般喜樂的候着要看易卜生穿禮服，現在只好看穿常服的易卜生。」

「那位女客到了沒有？」

「早到了。還有別的。」

「通共幾位？」

「三十二。」

「這是叛賣行爲。你上回說九位，我不去。」

「經過苦勸之後，他才肯動身，下扶梯去。」

由布蘭兌斯這段描寫中，我們就可看出他的孤獨的性格，他在外國享了大名，回國後文壇上朋友，開個宴會，表示景仰他的敬意。但歡迎者要得到他的批准，才有參加宴會的資格。由此可見易卜生的性格和人生，完全是離羣的人生。我們且繼續看布蘭兌斯描寫他們宴會時的空氣：

「他走進來的時候，全堂靜肅等他表示。但

易卜生却岸然不動。初入宴時，空氣就有一點煩悶。不久，我看來魚時候，就得斟香檳，而即刻致祝詞，希望藉此使空氣稍為自然鬆弛。

我說：「敬愛的易卜生，你已經這樣不近人情的著名於世，所以要想恭維你稱讚你，很不容易。外國人已經把你嬌養慣了。但是，豈不是嗎？我們 Scardinaoia 人比外人還明白了解你，我們從頭

就尊重你，外國人到最後時候才有加入。自然，聖經中說：「後來者與初來者一樣的有功。但是依個人意見解釋此經文，老以為後來者居上。」易卜生插說道「一點也不。」我請他將他的抗議等一回再發表，再說下去，莊謹並出的稱讚他，提到國外國內思想界的泰斗與太陽，引「用」也也許比太陽還大，但是使五穀豐登的太陽」的話來恭維他。

「但是都沒有用。他還斷斷不悅。只說：「這篇演說，有許多地方可以反駁，但是我此刻不辯。」

「那末請你此刻說出，我們也可以高興一點。」

「他：「但是我此刻不辯。」

「在座一位總編輯陪着一位美麗卓絕的女演員康士坦士布侖同席，起立說：「我的女同席請我替 Christiania 戲院的女同事向易卜生道謝，而且向

他說：「她們最喜歡扮演的脚色是易卜生所寫的，她們所能最得益處的也是易卜生所寫的。」

「易卜生：「此地我須聲明一句，向來我不會寫角色，我只表現活人，并且要聲明我一生寫着戲劇時，不會有那一位演員或女演員在心目中。也許寫了之後，可以很僥倖的遇見一位這樣可親的女演員。」

「康士坦士布倫很莊嚴地起立回答：「她并未曾夢想易卜生會想到她，今日還是初次；并且說她誤用脚色一字所指，正與易卜生所謂「活人」完全相同。」

「易卜生全不自覺，他這樣的粗糙，如何使席上來賓難過。我們起立時，他誠懇的感謝我替他設這酒宴，而很自然的說「今日的會，非常熱鬧滿意。」」

易卜生的創造精神

由上面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易卜生的老友布蘭兌斯用盡種種方法來恭維他，以冀博得他的歡樂之懷。然而他也並非有意要這樣驕傲的，嚴肅的，要把宴會的空氣弄得沒有半分溫馨之氣。這是由於他的孤獨的人生是這樣。總之由布蘭兌斯的斷片的描寫，我們可以知道易卜生的生活，是詩人的生活。他的十一篇名劇，都是由詩人作詩一般的態度產生出來的悲劇，絕對不是以社會問題為中心而產生的作品。他能孤獨，深思，把近代人生的罪惡發現出來，要使現代人發生猛省。布蘭兌斯說：「在他的戲劇中，易卜生不但顯出他是詩家，文人，並且是文化思想的領袖」。這是指他的作品，能使現代人發生猛省一面說的。由此可見說他的作劇是針對着社會問題的，實是皮相之談。自然易卜生給他的友人信中說「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

這覺得的實事是藝術上的真實，並非現實界的目前事實。換言之，這是未來的事實，而易卜生早把他由藝術中表現出來，使他人提思警覺了。所以他自己說：『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劇，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由此可見易卜生的文學，不是寫實主義，而是理想主義。不過他的理想不是指

示人以道路，而在使人猛省後自己發現道路。所以他說：『我的職務，只在詰問，不在回答』。他詰問得到歸結，精神自然得到舒服清淨。所以布蘭兌斯說他是理想家及奮鬥者，這是很可以為易卜生定評的。

一九三〇年八月中央大學



## 『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及其研究方法

吳昭謙

我每逢讀到中國近代作家的學術評論文章，總覺得拉斯金 (John Ruskin) 的兩段名言，大有注意的逼切需要。拉斯金說：「我們在讀各時代最大人物的遺著時，必須要有以下的覺悟：

『第一我們要有體會作者思想和獲得作者教訓的真實願望。但是要求體會作者的思想，却不能單是略略把作品加以玩味，便詮索我們自己的思想已否被作者說出。若是著書者不比我們聰慧，我們便沒有讀他的書之必要。若是著書者果真比我們聰慧，那他的見解便不免有許多點和我們的不同。

『人們常是手裏拿着書說：「這是好書——所寫

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及其研究方法

的簡直和我所想的——一樣」！然而其實却應該發生這樣的情感：「這真是珍奇的書！我從沒有想到這樣的事。但是我相信那是真實的；就是現在不能馬上相信，我希望他日能成爲可信的。」我們就假令不能做到這步田地：至少，我們必須要認定：我們讀書是要求認識著者意見，並不是要在著者的書上發現自己的意見。若是我們自信有批評的能力，讀後再批評好了。最初無論如何必須理解作者的意見。並且還要知道：若是作者是個很有價值的人，我們對於他的意見便一時不能完全理解。……」

拉斯金的這兩段話，對於中國今日的學術評論界

，實在是很好的忠告。尤其是對於政治意識濃厚的評論家，他們常會因己身政見政策的轉變，而對學術的固有價值亦褒貶無常，所以，對於他們，這兩段話格外有重大的意義。

資本論是一部很難解的書，著者馬克斯在這部書裏要研究的是：「資本制生產的方法和適應於這方法的生產關係與交易關係。」（見資本論第一版自序文）馬克斯的資本論實在是一部純粹學術的書；但是因為馬克斯一生之實際革命運動的影響，却動搖了後世資本論讀者的公正客觀底態度。以致資本論的評論者，無論是站在駁斥方面或頌揚方面，皆不免以己見為主體而偏端地搜求資本論中意見與己見的異同。至於是否對著者和全書已有整個的，澈底的理解，却是問題。所以我在說明「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及其研究方法」以前，要深切盼望讀者對於純粹學術的著作，要超

脫一切成見，純粹客觀地在書中探求作者的思想與見解。就是在閱讀之後要批評的時候，亦切忌以常識為標準。因為常識是常和科學的事實相反的。例如照常識說，太陽東出西落，那當然是太陽動而地球不動；然而科學的事實却告訴我們，太陽的東出西落是由於地球的自轉。資本論第三卷裏有句話說得好：「若是現象形態和事物本質皆直接一致，那末一切的科學便都是贅物了」。正因現象形態和事物本質往往不一致，所以科學的需要乃一天天擴大，一天天地逼切，簡直宇宙萬物的一切解釋，都要經過科學化了。

現在姑分論「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和「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以完此篇的使命。

### 一、資本論的最終目的

資本論裏所研究的前面已經講過，是「資本制生產的方法和適應於這方法的生產關係與交易關係」。



當時這些現象最顯著的是英國，所以馬克斯所用做理論說明的主要例證，大部分是英國的事實。不過他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文中曾聲明他所論證者是資本制生產的自然法則；與由這法則所生的社會諸對立發展程度之高低是沒有關係的；所生問題的乃是這些法則的本身和那以鐵那樣堅定的必然性而起作用，求貫徹的諸傾向。產業比較已發達的國家，對於後進的國家只不過是一個榜樣而已。所以資本論裏的理論，雖然是以英國的事業為例證，然而對於其他各國是同樣支配着的。

十九世紀美洲的南北戰爭，喚醒了歐洲勞働界的階級意識以後，英國首先就起了社會的激變；隨後大陸諸國亦皆相繼發生反應。當時英國的支配階級，因為受了勞働階級頻繁的社會運動之刺激，於是不得不為維護己身利益與安全計而逐漸廢除有妨勞働階級

發達的一切法律上之障礙。因此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便把英國工場法的歷史，內容和結果加以詳密的敘述。他認為：一國民是能仿效他國民的，並且必須仿效。若是一社會發現了其運動自然法則的踪跡，那社會便既不能躍出自然發展的階段，亦不能以立法來除去那踪跡。但是社會却能够把所生的痛苦縮短或緩和。所以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文中便明確地說出：『曝露近代社會之經濟運動法則，乃是本書的最終目的』。（『Es ist der letzte Endzweck dieses

Werkes, das Oe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zu enthüllen.』）

這裏所謂「近代社會」，是指『資本制生產方法流行的社會』而言。亦就是我們現實的社會。

所謂「運動法則」，是指支配「近代社會」的發生，存立，發展，死滅和交替以他種較高級的社會有機

「體」之特殊法則而言。現代的社會組織，是歷史的，過渡的，暫時的。今後決不會萬世不變。宇宙萬物皆有生有死，一切皆免不了「變化」——這宇宙的鐵則。我們現實的社會，亦是一樣，是曾經發生過來的，現在正繼續發展，但不久還不免於死滅而交替以較高級的社會有機體。這種推移變動便是這裏所謂的「運動。」

馬克斯這種「就運動的進程。而把握事物」的見地，英國正統派經濟學的最上代表，亞丹姆史密滋和利卡爾多之流是沒有的。

然則所謂「經濟的」運動法則是何意義呢？這個亦可以換言為近代社會之「經濟構造」的運動法則。

照馬克斯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評（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序文裏所說，經濟人與人之社會關係的總和是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的。但這種經濟

的構造，乃正是社會的「實在基礎」。「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上層建築」是立於這基礎上的；各種的「社會意識形態」，亦是適應於這種基礎。社會的變革，根本上就是這種實在基礎的變革。根據這種見解，馬克斯首先便設法把近代社會的實在基礎，即支配近代社會經濟構造之成立，發展，和死滅的法則曝露出來。他之所謂「近代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就是指這法則而言。所以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序文中曾說：「我的立場是把社會之經濟構造的發達，當做一種自然的過程。」又說：「我在這部書裏所要研究的，是資本制生產的方法，和適應於這方法的生產關係與交易關係。」

最後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馬克斯為什麼要特別說明「近代社會的」經濟運動法則呢？

這個是因為「各個歷史時代各有其特有的法則。」

「如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制社會等等社會的有機體，是和各種動植物的有機體同樣，根本互相不同的。這些社會的有機體，其不同，並不是相當於同一種類有機體的幼年期，少年期，成年期等差別；乃是各鳥獸虫豸那樣根本種類不同的有機體。依古生物學者所證言，動物一經滅亡了的種類，是決不再出現於地球上的。同樣，如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等已經滅亡的社會有機體，亦是決不會再現於人類歷史上的。這些社會有機體是已經滅亡的，與現代社會構造全然不同的，並且被支配於各不相同的運動法則下的，古生物的有機體。本來，各種社會既同是由人類所構成；當然應該有些固定的一般的共通法則底存在。然而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若就這樣的法則來看，便只成爲不能把握任何現實的歷史，生產階段之抽象要素而已。（參看馬克斯著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說）所

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及其研究方法

以，爲劃分資本論中所論經濟運動法則的時代階段計，便特別標明爲「近代社會的」，卽，「資本制生產方法流行的社會的。」

## 二·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

關於資本論所用的方法，從來解釋很多。有的書難馬克斯用形而上學的方法研究經濟學，如巴黎的實驗主義評論。有的稱讚他是有最優秀的分析才能之人物，如布洛克氏。他如當時德國的批評家們却一致非難他是黑格兒式的詭辯者。這些批評，馬克斯皆認爲是對他的研究方法沒有理解的。

馬克斯認爲值得注意的解釋，是辟突斯堡（Peterson）的「歐羅巴通信」中，所載的一篇單論「資本論」的文章（一八七二年五月號，四二七—四三六頁）。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序文裏說：「……在那篇論文裏發現了我的研究方法是嚴密

底實在論的，但不幸敘述的方法是德國辯證法的。」

那篇論文裏說：「一見之下，若由敘述的外形來判斷，那末馬克斯便是最大的觀念論哲學者；並且是德意志流的，即語帶惡意的，觀念論哲學者。然而究其實，馬克斯在經濟學批評的工作上，乃是比一切先驅者還要強無數倍的「實在論者」。……我們斷不能稱其為「觀念論者」。」

這論文的作者，又引用馬克斯在「經濟學批評」序文中所說明的「研究方法之唯物論的基礎，」而發揮以下的議論：

「在馬克斯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這就是發現其從事研究的現象之法則。……還有一件重要的是現象變動的，現象發展的法則，即由一形態向他形態，由聯絡的一秩序向他秩序之推移的法則。這些法則一經發現了之後，他就把這法則在社會生活上所呈現的

諸結果詳細加以研究。……因此，他只要證明了現在秩序的必然性，同時還證明了這現在的秩序所必得向那方面推移的某種其他秩序的必然性，便全然滿足了；至於這事世人相信與否，意識與否，皆完全沒有關係。馬克斯把社會運動只當做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來考察——不但超脫人類的意志，意識和意圖，並且反而被支配於規定那意志，意識和意圖的諸法則……」

這一段意見，就唯物論者的立場來講，乃是當然的事實。譬如我們舉一個自然現象方面的例：我們只要證明了二氫一氧相化合的必然性，同時還證明了一定變為水的必然性，當然世人對於這事相信與否，意識與否，皆全然沒有關係。關於社會運動，亦是一樣。「社會是意識體的人類所組成。」組織社會的各個人是意識地營各自的行動的。但是由這各個人的意識活動，在社會全體上，却生出任何人所未曾社會地意

圖過的無意識之結果。「社會的存在，超脫人類的社會意識，」便是一個例證。因此，社會運動，若當做是「事象之一種客觀的必然的連鎖——一種發展的連鎖，」那便是一種「自然史的過程」。支配這自然史過程的法則，在「超脫人類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的意義上，是「自然科學地，所確實確定」的一種「自然法則。」

要而言之，社會，在一定的前提之下，是依一定的法則，向一定的方向移動的。這就是所謂社會的運動。這種運動，人們據先意識到沒有意識到，希望牠沒有希望牠，皆全然沒有關係。在這意義上，這種運動是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現在馬克斯就是要把資本制的社會運動當做這種自然史的過程來把握。他樹立出研究並說明資本制經濟秩序的目標，而把經濟生活之一切正確研究上所必有的目標，嚴密地科學地加以定

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及其研究方法

式化。馬克斯這種研究方法，乃是辯證的方法。

辯證法，是由唯心論者黑格兒傳給唯物論者馬克斯的。但是馬克斯的辯證法和黑格兒的辯證法根本不同。兩者最簡明的差異，馬克斯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致庫格爾曼的信(Briefe an Kugelmann S. 38.)裏說：

『我的 Entwicklungsmethode，不是黑格爾流的；因為我是唯物論者，黑格爾是唯心論者。』

在資本論第二版的序文中，馬克斯曾把他的辯證法和黑格兒的辯證法之對立，詳細加以說明。

『我的辯證法，在根本上，不但和黑格兒的不同，而且簡直是正反對的。在黑格兒，他以爲在觀念的名義下，所轉化到一個獨立主體的那種「思惟過程，」乃是現實現象的創造主；現實現象亦不過是這種思惟過程之外的現象而已。反之，在我，觀念的現象，

却不外乎是移植於人類頭腦中之物質的現象而已。』

因為在黑格兒看來，世界的發展是『概念』的自己運動。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在浮伊哀爾拜哈與德意志古典哲學的終結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1888. P. 37-38.) 裏有一段關於黑格爾辯證法的敘述：『絕對概念不但在絕遠的從前——不知底蘊的古代——就存在着，並且還是現存全世界之真實活動的靈魂。這種絕對概念，在論理學中所詳論的一切階段上，乃至在包藏於一切絕對觀念中的一切階段上，皆是自己發展的。同時，絕對概念還把自己加以「外化」而轉化於自然。在自然之中不意識到自己，却取自然的必然性之姿態而作新的發展，終至在人世中再達到自己意識。這種自己意識，現在又在歷史上再從頭層的而漸漸集結起來。最後，這絕對概念，在黑

格兒的哲學上復完全歸於自己。所以在黑格兒看來，自然和歷史中所表現的辯證法之發展，只不過從不知底蘊的絕遠過去以來，就單獨存在着的概念之自己運動的寫照而已；但是和思考的一切人類頭腦是始終分立的。』然而在馬克斯看來，世界的發展却是「物」——物質的現象——的自己運動。他把頭腦裏的概念，唯物論地，看做實在事物的模樣。被黑格兒所神祕化的「從不知底蘊的絕遠過去就自己運動着的概念，」在馬克斯看來，只不過是：人類頭腦外所存在的「物」之自己運動，反映於人類的頭腦上而生的。現實的現象，並不是由思惟過程所創成；反而觀念的現象倒是因物質的現象反映於人類的頭腦而成的。物質不是由觀念而生；觀念却是由物質而生的。所以馬克斯說：『辯證法在黑格兒是倒置的。我們為發現其神祕的外皮中所包之合理的核心計，非顛倒牠不可』。這

就是由「心」而向「物」的進行，必須要顛倒各由「物」而向「心」的進行。其進行的運動形態兩者雖同爲辯證法的：但這運動的出發點却完全是互相正反對的。這所謂「正反對」並不是絕對否認黑格兒的辯證法。兩者不但沒有斷絕關係，並且正因為互相有共同的一定形態——運動之辯證法的形態，纔能够在共同的地位上相對立。

馬克斯因爲用了這種唯物論的辯證法，於是使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法上創出一個新生面。他發現出：人類相互的社會關係是不能由人類意識來說明的，但是

人類意識，却必須從社會關係來解釋。這個原則在資本論的全卷中，可說是一個佔有絕對權威的蓋然原則。馬克斯所以認爲：「超越人類意志而獨立存在的和作用於人類背後的人類自身諸生產關係，是當做經濟學的種種範疇，即當做「價值」「貨幣」「資本」等等而反映於人類頭腦的，」亦是用唯物論辯證法的結果。

要之，馬克斯是把黑格兒的辯證法，唯物論地加以「闡揚」(Aufheben)，而形成資本論，與全馬克斯主義的研究方法。



## 中國文化之兩面觀

徐慶譽

此文上半篇之意見，與著者前年在蘇州東吳大學所講演之「中國民族與世界文化」一題的材料，大致相同。爲求讀者對於中國文化有正確深切之認識起見，故本篇前段不惜重述其大略。如讀者有更進一步之認識，務祈發抒偉論，本刊無任歡迎。 慶譽

炫己之長，攻人之短，乃人類之通病，凡己所有者，則視爲天下之至善，凡人所有者，則視爲天下之至劣。欣賞贊嘆自己之文化者多，欣賞贊嘆別人之文化者少。無論何人，莫不視本國文化爲世界最優美之文化。如法之潘恩加資，(Poincare) 英之羅斯，(Cecil Rhodes) 美之裴治，(W. H. Page) 日本之北聆吉，皆各以其本國文化爲人類最高尚之文化。雖

大學者如伏爾泰 (Voltaire) 亦不無種族之偏見。嘗曰：「法人爲歐洲之上品乳粉，(即最優美之意)」吾今稱道中國文化之美，獨無種族之偏見乎？是吾執筆時反躬自問之第一語，而亟思保持公平之態度也。無論何種民族，對於本國文化，務須認識真切，不但須認識其優點，亦當認識其劣點，非如此不足以謀文化之發皇。苟徒炫其所長而隱其所短，則將妄自尊大，



盛氣凌人。物壯則老，自滿必傾，此文化之自殺也。反之，若一味暴露其弱點，而忽視其優點，則喪失其民族之自信力，而自甘流於卑劣，此亦文化之自殺也。妄自尊大，與妄自菲薄，皆非大國民之器度。所謂大國民者，必知本國優劣之所在，優則嘉勉，劣則改之，始能日進無疆，止於至善。中國爲古文明國之一，其他古國，若巴比倫，若亞述，若希臘，羅馬，若印度，皆相繼覆亡，惟中國依然健在，綿綿不絕，垂五千年。無故而然歟？抑有其所以與立之道歟？吾等皆黃帝神農之子孫，對於先人遺傳交付之產業，宜如何珍重保守而發揚之，斷不容存漠視鄙棄之心理。茲爲破除國人妄自尊大與妄自菲薄之惡習，略述吾國文化之優劣如次。

吾國文化之優點有四：卽（一）尙倫理，（二）尙大同（三）愛和平，（四）重民治。劣點有二：（

一）無法治精神，（二）無科學頭腦，茲分述之。

#### 甲、中國文化之優點

（一）尙倫理 中國社會乃一倫理之社會，換言之，卽道德之社會。孔子言孝與仁，孟子言仁與義，荀子言禮皆各有特重之一點。然綜觀儒家之道德哲學，則無不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倫理之大綱。一班人之所謂五倫，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相互關係。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若君不禮於其臣，則臣可不忠於其君也。他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愛婦敬，以及朋友之互信，無一非對待之道德關係。蓋人與人相處，不能不發生互相關係，所謂倫理道德，卽所以規定人與人間之相互關係也。一國文化之高下，全視其人與人間之相互關係有無倫理道德以爲之閑，而倫理道德之優劣，又全視其範圍之廣狹，與其內容之良否。非有普遍性與連續性之倫理，不得謂之高尙

倫理。高尚倫理，必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中國之倫理，自其範圍而言，由個人之正心誠意，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其範圍不可謂不廣矣。自其內容而言，由洒掃應對進退之小節，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皆人羣結合之原理，與社會建設之始基。有謂中國倫理家族之色彩太濃，無補於社會思潮澎湃之今日。殊不知其發端雖始於家庭，而其應用則常推及於人類。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又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與修身齊家治平天下之道爲一貫。推己及人，由近而遠。蓋同情心之擴大，必由近而遠，未有不愛其親而能愛人之親者也。蘇格納底亦嘗言之，不愛己之母而曰愛人之母者，誑語也。中國倫理中之最重要者，莫如孝；人民遵守之謹與其信仰之深，亦莫

如孝。由子弟之事父母，推而至於個人之立身行道，以及人民對於國家之義務，治者對於被治者之責任，舉凡一切持躬處世待人之道，皆包括於孝之倫理中，故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見祭義及曾子大孝）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如四海。（孝經）可見中國之孝道富有社會性與世界性，豈可貿然視爲宗法社會之遺物，而輕言打倒之耶？

(2) 尙大同 西方人國家之觀念強，而世界之觀念弱。中國人則國家常與世界並重。或論人生，或談政治，無不以世界爲出發點。從未有哲學家如海格爾 (Hegel) 者，視國家爲絕對之權威，與至高之主體也。中國思想家之言治國，其目的在平天下。故曰：

「聖人耐（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禮運）試讀禮運中大同書，墨子之兼愛篇，程子之識仁篇，張橫渠之西銘，晚清譚嗣同之仁學，以及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其天下一家之觀念，與民胞物與之思想，歷代相承，未嘗中斷。具見大同主義之深入人心，由來久矣。非僅筆之於書，宣之於口，且已見之於事實。與絕國，繼廢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大國不遺小國之臣，與夫仁者痛斥非義之戰，皆信仰大同主義之表示。西方皮毛學者，謂「中國古人所言之天下，乃指中國之全部，非指世界，故中國人當時之大同主義，非世界主義，仍爲一較大之國家主義而已」。在春秋戰國之世，與歐亞未交通以前，中國人當然不知有歐美澳非諸洲，然中國人之所謂天下，其着眼恒在當時意識所及之全人類，則毫無疑義。又焉可謂中國人之大同主義，非指全世界

而言乎？（此點梁啟超亦曾駁過）西方人之飛揚跋扈，睥睨一世，國家主義之賜也；其分崩離析，紛擾不安，岌岌不可終日者，亦國家主義之賜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其斯之謂歟？梁任公謂「國家主義之苗，常利用人類交相妒惡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趨蕃碩，故愈發達而現代社會杌隉不安之象乃愈著。中國人則自有文化以來，始終未嘗認國家爲人類之最高團體；其政治論常以全人類爲其對象，其目的在平天下，而國家不過與家族同爲組成天下之一階段」。（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西方人愛國心之狹隘，雖自稱優秀之盎格魯撒克孫民族，亦不能免。羅素曰：「吾英人慣用仇嫉外國之卑劣手段，以獎勵其國民之愛國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繼則仇法人，繼則仇德人，今後又不知當仇誰氏？」（見羅著愛國之功過）吾嘗告歐洲人曰：西方若不受中國大同主義之洗禮，則互相火拚

之日方長，一旦殺機暴發，其慘酷可畏，將十倍於一三四五年之「黑死疫」。此時而欲求西方文化之不渝，吾以亡，其可得乎？吾自遊歐以後，中心寂焉如搗，寢處未安，因念吾西方兄弟皆沉醉於國家主義之中，而將葬身於砲彈戰壕之下也。

(3)愛和平。今之倡軍國主義者，莫不以武力為勇敢之象徵，以和平為懦弱之表示。前年英國自由黨領袖路易喬治在國會評論中國曰：『中國為古文明國，其歷史之悠久，人口之衆多，皆令人敬仰；然其軍備不修，武力不足，此其文化之所以遜於英人也』。今日以武力之強弱，定文化之高下者，實繁有徒。日本在維新以前，列強之視日人，猶英人之視印度人也。維新以後，一戰勝我，再戰勝俄，日本之國際地位，乃一躍千丈。自此而後，西方人侮蔑日本之態度，一變而為尊敬之態度，且謂日本文化優於中國文化。

西方人崇拜武力之心理，既如此之普遍，然則中國欲與列強立於平等地位，自非有雄厚之武力不可。若中國他日一戰勝日，再戰勝俄，中國不僅執亞東之牛耳，且一躍而為世界之盟主矣。故今日談富強之術者，極力鼓吹中國人整軍經武，以期二十年後，與列強背城一戰，藉張撻伐之威，而雪百年之恥。中國處此強隣逼迫之環境中，而謂不需雄厚之自衛能力，固書生之幻想，至謂中國之打倒帝國主義，必須觀兵日本，問鼎蘇俄，亦孟浪之見，非治國之上策也。蓋武力能發揚國威於一時，而不能維持和平於永久，亞力山大，成吉斯汗，拿破侖，與威廉第二之流，皆曾以武力征服天下。當時戎馬塞途，角聲動地，軍威之大，莫與之京。然其衰也，如山之崩，汗馬之勞，付諸流水。且日本之強，全在教育之普及，科學之發達，與工商之振興，非徒武力戰勝之功也。中國之弱在民智之

閉塞，科學之幼稚，工商之落後，與政治之紊亂，非徒武力不振之失也。中國人以愛和平聞於世，和平乃全人類所嚮香禱祝者也。中國人既有愛和平之特性，中國人應保持之，毋令喪失。因世界文化之能否演進，視世界和平之能否維持以爲斷。使不幸一旦和平破裂，則世界文化之末日至矣。吾深信中國之和平主義，優於西方之軍國主義，且深信人類之將來，非聽命於和平主義將無以自存。因戰術日精，殺人愈易，一國發難，牽動全球，費端一開，不可收拾，此有識者之所以咒詛戰爭而嚮頌和平也。

中國人愛和平之心理，半由於環境之影響，半由於哲學之支配。中國地大物博，閉關足以自給，生計不甚艱難，既不迫於飢寒，無所用其侵略，此和平心理之生於環境者也。中國歷代哲人之思想，莫不輕武力而重和平。如老子墨子孟子諸先哲，皆反對戰爭，

不遺餘力。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墨子曰：『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母廢一時，廢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又曰：『今以攻戰爲利。蓋嘗鑒乎夫差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又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遠自先秦諸子之哲學，近至總理之三民主義，無不以求人類和平爲平生之大願，亦無不從王道主義之立場而反對霸道主義。總之，中國愛和平之心理，數千年來皆有一貫之精神，非西方

人所企及，此亦中國文化優點之一也。

(4) 重民治 凡研究中國歷史之西方學者，無不謂中國民族為最自由最平等之民族。劍橋漢文教授哲爾斯 (Giles) 在其中國文化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一書，極恭維中國之民治精神。布衣可一躍而為宰相，國家官吏，亦多來自田間，非如西方有貴族與平民兩階級之對壘。中國幅員大如歐洲，然歷代君主皆無為而治，君不勞而國家自安，蓋人民樂於自治，酷愛自由。鄉有團防，足以自衛；村有保甲，足以勤奸，人民與政府之關係，惟每年照常納稅與收稅而已。地方之地益，人民自謀之；地方之災害，人民自救之；以及地方之治安教育交通等政，無不由人民自辦，朝廷官吏，惟尸位素餐而已。中國古代政治雖名為『天治主義』，實則與『民治主義』表裏為一，君主代天行道，——『天工其代之』——故稱天子，

此與西方君權神授之思想如出一轍。但中國天子（君主）有相對之權力，而無絕對之權力，非如西方君權之無限。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召誥）元子即衆子之長，元子既可改，則人人有為元子（君主）之可能，天可改厥元子，則天必有意志。天意之表現，即以民意為準繩；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民意以外，無所謂獨立之天意，觀左列各例可以知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皋陶謨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秦誓逸文左襄三十一

引，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秦誓逸文孟

子引，

君主行政，既須以民意為準繩，故不得不尊重與

論。如『史載書，替陳詩，工誦箴說，士傳言，庶人謗』，皆發表輿論之工具。古詩三百篇中，其諷刺時政者，皆當日民衆之呼聲，古代士大夫主張言論自由，不許君主干涉，周厲王監謗，召穆公反對之。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或勸子產毀校，子產不許。且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左襄三十二）古代君主及士大夫因尊重人民之公意。故國家大事，常取決於民衆。如盤庚遷殷，『命衆悉至於庭』，孟子稱太王將遷岐，亦『屬其耆老而告之』，皆欲詢其同意，不願拂逆人民之心理。又如：『吳之人楚也，陳懷公朝國人問焉，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左傳哀公元年）可見周官小司寇所謂『掌萬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理想之民治主義，

已見諸事實矣。

#### （乙）中國文化之弱點

中國人之弱點，中國人當自知之，否則徒炫己之長，而忘己之短，必將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西方人論中國人之弱點雖不盡當，但亦非全屬子虛。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雖贊揚中國文化，然於中國官吏之貪污，則盡量批評，不稍寬假。他如中國人之不愛清潔，不守秩序，不守時間，不重公德，吸食鴉片，販賣奴婢，與虐待婦女等，皆西方人所極不滿意於中國人者也。以上諸端，確係中國人之弱點，無庸諱言。中國人當發大誓願，急起直追，以洗滌一切不良之習慣與制度，毋再遺笑於西人。然中國人之病，不止此也。吾以爲中國文化最大之弱點有二：即（一）無法治精神，（二）無科學頭腦。其他一切不良之習慣，與腐敗之制度，亦由此二弱點所養成，茲分述於

次。

(一) 無法治精神 戰國時之法家如韓非管仲

商鞅之流，皆主張法治，而反對人治。

『奉公法，廢私術』，（韓非子有度篇）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

堯舜，而下者亦不爲桀紂。抱法而治，背法則亂。背

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

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韓

非子難勢篇）

『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

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

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韓非子用人篇）

『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

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

不能廢法而治國』。（管子法治篇）

『任法而不任治』。（管子任法篇）

『使法釋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管子明法篇）

『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不爲居欲變

其令，令尊於君』。（管子法法篇）

『不以法論智論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盡爲堯

。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

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商君書修權篇）

『今上論材能智慧而任之，則知慧之希主好惡使

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商

君書農戰篇）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

』。（慎子佚文）

『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

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



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所以塞願望也。」  
。（慎子佚文）

法家法治理論之精粹，觀右之引語，可以見其大略。法治優於人治，其理由有三：（一）人治待賢人而後治，賢人不常有，則世不常治，法治則無時無地不以法為準繩，賢與不賢，皆可奉法而治；蓋所恃者非人也，法也。（二）人治則事無大小，皆以人意為轉移；人有偏私，其政乃亂。法治則事無大小，皆以法規為轉移。法至公平，其政乃理。（三）人治尚情，政以情成，則是非曲直，必因情之厚薄而有所蔽。法治尚理，政出於理，則公私之際，必以理之強弱而決雌雄。中國自戰國時之法家提倡法治以來，迄今二千餘年，尚無法治之基礎。辛亥以後，雖採用西方之代議制度，訂憲法，修法規，形式空存，精神未具。故無論何事，用感情而不用理智，重私誼而不重是非

。上之用人，決諸愛憎；下之于晉，專事寅緣。甚至賄賂公行，不顧廉恥，小人道長，綱紀蕩然。有錢者生，無錢者死。胥吏極貪污之能事，平民苦呼訴之無門。他如財政之不公開，司法之不獨立，與人權之無保障，皆法治之缺乏有以致之。中國人之思想，無不受先秦諸子之影響，韓非管仲商鞅之流，皆先秦赫赫有名之思想家，其法治之理論，不為不精；而其鼓吹之力量，亦不為不大；何以秦以後之政治，與法家之思想，若風馬牛不相及？此殊有說明之必要。蓋韓非等提倡法治時，即受儒家之攻擊，儒家主張人治，如：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論語）

「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

，失其人則亡。……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荀子君道篇）

「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荀子王制篇）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漢書董仲舒傳）

總之。儒家或謂「有治人無治法」，或謂「徒法不能以自行」，皆根本不信任法治主義。自漢武罷黜百家，儒家之勢力日盛，諸子之學說日衰。法家之法治主義，二千餘年，僅存於故紙堆中，而未嘗稍露其頭角；雖偶有取而議之者，不被斥爲「刻薄寡恩」，即被斥爲「非士君子之行」，是不僅法家之不幸，實中國文化之不幸，可慨也夫！

（二）無科學頭腦 中國文化爲倫理之文化，而非科學之文化。先哲之思想，皆集中於人事之研究，而不重自然之研究。對於自然取調和之態度，而不取征服之態度，此東方人之特性，前已論及之。如「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如「畏天之威，於時保之」。《詩經》皆屈服於天（自然）之心理，非制天之態度也。中國先哲有制天之思想者，厥惟荀子。荀子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天論篇》惜其制天之說，一敗於老莊之樂天主義，再敗於漢代陰陽家之迷信，三敗於晉代之放任清談，四敗於唐宋之佛學性理，五敗於明清之八股辭章。攻之者風起雲湧，助之者力薄勢孤，此制天說之所以棄甲而逃，而中國科學之所以落於人後。今者八股雖廢，而佛學性理之餘焰，清談放任之遺風，陰陽五行之迷

信以及樂天知命之人生哲學，猶盤踞於中國人之腦海中。其根蒂之深，勢力之大，雖非旦夕可斬斷而消滅之；若他日教育普及，則人人有入學之機會，舉凡一切陳腐迷信之舊頭腦，皆可以科學之新芽取而代之。庶

荀子制天之說，將盛行於東方；科學進化之輪，必大轉於中國。此余之宏願，亦余之信仰。負教育文化之責者，其速圖之，

（尚有西方文化之兩面觀一文下期登出）



## 日本東京復興事業概況

李伯猷譯

### 導言

中華民國十二年秋九月，日本的大地震，把他們的國都東京和橫濱兩地，幾乎毀滅了。在我們看來，是很不容易恢復的。但是他們的政府和國民，能齊心努力的進行復興的事業，所以不到七年的光景，使橫濱和東京兩市先後告復興完成的典禮了。橫濱是去年三月間完成的，東京是本年三月二十四日行的復興典禮。這篇文章，是三月二十日在大阪朝日新聞上發表的，由此可見他們的市政計畫，和復興的設施，以及官民協力的精神，真是不愧為文明國家。我國現在正是建設時期，處處待計畫，所以把此文譯出來，供獻同胞

，作個參考，或者可收他山之效，這是譯者的微意。

譯者於日本神戶

### 一、國都之復興

東京市長 掘切善次郎著

經六年有半的歲月，費八億圓的國幣。復興的大事業，才達到完成的地步；當舉行告成典禮時，皇帝親臨行禮，並巡視市內各地，實在使吾等感激不盡的。

回憶大正十二年九月之大地震，加以祝融肆虐，災害甚重，為亘古所未有，當那數日間，人心恟恟，陷於極度不安之境，一時如失自制心的樣子。九月十二日皇帝下復興國都之詔，復興之大方針，方能確

定。所謂「復興國都，不是復興震災前的狀態，更要煥發進步，要超過舊態之復興。並要設法避免將來之禍害，使帝國國都名實相共云云：」於是全國一致，官民協力，勇往直前，進行復興的大計畫了。邇來得國民之後援，東京市民之努力，和當局者之精勵，協力進行國都復興之大事業遂得完成了。

施行復興事業的根本方法，是劃區整理。當政府決定劃區整理大方針之時，果能成功與否，實屬疑問，一時頗陷危險之境。然幸得市民之了解，認劃區整理為必要，更得當局之協力，復興事業才得順利進行。

復興之計畫，按被燒區域一千一百萬坪中，施行劃區整理者為九百萬坪，如此的大計畫，在世界都市計畫史上開未曾有之先例，可謂壯舉。

廢除 *Barriack* 假屋即行遷移一事，是市民最痛

苦最困難之事。但是在大正十四年的春天，先由駿河台一帶開始遷移，以後二十四萬四千處之家，全部移轉完了。

復興計畫中的根本骨子，就是道路問題，所謂復興帝都之動脈，分二大幹線，第一南自品川之八山橋起；經芝口繞銀座通之東，更過和泉橋而至千住，為十八間（每間約我國五·六八—八部尺）乃至二十四間之第一號線，其一由市谷見附起下九段坂經神保町須田町，和泉橋廣場渡兩圓橋而至龜戶為第二號幹線，這二大幹線成十字形，全市五十道幹線一百二十一條補助線以及無數的劃區整理的街路，統統分配在這十字上了。又重要道路的交叉點，設一大空場，以便緩和交通，在震災以前，市內總面積對道路的總面積相比，僅百分十五耳。現在燒失區域之內增至百分二十五。與倫敦巴黎柏林三大都市相比肩了。

震災前東京市所管理的橋樑，爲數約六百座。大概都是用木造的。一旦遇有火災，卽化歸烏有，所以復興計劃，對此點深加考慮。用最新式的工法，以耐火耐震爲標準，從事建築，最著名的，是隅田川上的六大橋。卽永代，清洲，言問，駒形，藏前，相生是也。各橋各有特徵。又依復興之計畫，新設和復舊之橋樑，爲數共五百六十有餘座。在此短期間而成此多數之橋樑，誠世界上未見其例。真在橋樑技術上開一新紀元哪！

又水運設施之良否，和都市之發展市民之經濟，有至大之關係，是很明顯的。今依復興計畫，修改完成的運河，若十一川延長約一萬四千米矣。若築地川和樫川之連絡，開運河凡長二百九十米矣，是新繫的水上運轉，可謂便利了。

震災前東京市內有大小公園三十六所。佔地七十

七萬坪。平均市民一人佔面積僅〇，三五坪。較之倫敦平均二坪半，巴黎二坪。華盛頓十八坪。歐美二十二大都市平均三坪五合，相差太遠，現在則有公園九十所，總面積一百零八萬六千坪，市民一人可當〇坪五合四勺了。復興計畫，先選定錦系濱町隅田三公園，面積共八萬三千坪。更計畫爲兒童運動場的小公園五十二所。每所面積平均約九百坪。三大公園一在本所之錦系堀，設一錦系公園，是工業中心地的一個樂園。在商業中心地的日本橋附近設濱町公園於濱町的河沿。隅田公園是臨河的公園，其東由枕橋起至言問又由淺草方面（指的對岸）之吾妻橋起至今戶。此地富有史蹟和性趣，景緻亦兼而有言之，

又五十二所小公園要設於復興之小學校附近，以便小學生遊戲，復興之小學校，凡百十七所，全部由鐵筋洋灰造成，三層洋樓，偉觀堂堂，分布東京市內

，我日本國民尊重教育之精神，於此可見。

復興計畫中，更有公立醫院，埃塵處分設備，中央交易所，學校，社會事業設施，上水道（明溝）下水道（暗溝）電氣事業等，其主要部分，由國家施行，其他部分，是由政府援助財政，由東京府和東京市分担施行的。合全部事業所費全額，約近八億圓。

當復興計畫實施之始，當局最注意之事，就是建設「不燒之都市」。因為在大震災時，只一夜之間，帝都化為焦土。火災之重，較地震為尤甚。所以政府立復興計畫時，即頒布防火地區之制度了。如丸之內京橋日本橋附近，定為集團防火地區。又主要各街路之兩側，為路線的防火地區。此地帶之建築，必要鐵筋洋灰，和耐火的建築，方可。但震災後市民之經濟狀態，特別窮乏，若限制市民探耐火式的建築，殊屬困難，也太不近人情，所以由政府劃出二千萬圓之補

助金，以助成防火地區之建築，合一坪給五十圓之補助金，又政府委託復興建築助成公司發長期低利之借金，以促成此種建築。

以上是東京復興，事業之概要。如此的難事而由短期間完成了，使不堪入目之國都，面目一新，而且為世界上最時髦的都市，真是在世界之都市計畫事業史中，博得空前絕後之榮譽呀！

#### 東京市之復興事業

##### 一

迴想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午前十一時五十八分之間，市民正當勞苦半日，將要樂嬉嬉的坐在飯桌旁吃午飯之時，忽天降奇災，關東一帶（指西京以東各地）俄然大震，連續震動，加以火劫，一瞬之間，江戶（東京舊名）三百年的文化和帝都五十餘年的建築，俱破壞無餘，當時若站在山脚（指青山一帶）遙望，

東京市大半在怒焰凶烟之中，誰能料到東京市復有今日之盛觀呢？

邇來七年星霜，如夢似的過去了。當此期間，東京市民充滿的愛市中心發露出來，加以國內外之聲援資助，汲汲於復興。復興之大事業，遂得步步進行了。以至現在復興之成功。

今同蒙皇帝親臨各復興大路，巡幸視察，誠我東京市民莫大之光榮，就是當時數萬遭難的同胞，在地下也限目了。迴想當時幾度返復「復興以慰亡靈」之標語，至復興之今日，始心滿意足，是何等的快樂呀！

茲為永遠紀念此光榮之日，聊將東京市復興事業之經過預布出來與市民共樂，因為這復興大事業，是我日本之光榮，也是我大和民族之光榮呢！

二

當時地震和火災之慘狀，想同胞猶深印腦海，似不必再說，但現在復興之事業已告成功，國都之基已底定，略將慘害之結說一說，當時燒失之區域，全市十五區之中，僅牛込區得免。連亘合十四區之廣，俱罹於災。面積約一千零四十八萬五千坪，佔全市面積十分之四・三。被災戶數約三十七萬四千戶。當全市十分之五・六。死傷人數共七萬六千人。損失概算約五十五億圓。較西歷一六六六年倫敦之火災，燒失的面積多二十倍，損失額多五十倍有餘。又和一八七一年芝加哥之火災相比，燒失面積多四倍，損失額多十七倍。更與一九〇六年桑港之火災相比，燒失面積多三倍，損失額多七倍有餘。真是亘古未有之大慘劇呀！人民遭此意外的災禍，陷於極度不安之境地了。皇上關心民瘼，不忍國都之衰頹，人民之流離，遂於九月十二日下復興國都之詔，從此復興之根本遂定。



人心趨歸一致。內閣有帝都復興審議會之組織，並設帝都復興院（復興局）由內閣總理監督，以專責成。而東京及模範之復興計畫，遂得着着進行了。

### 三

東京市民承皇上之厚意，個個俱努力從事復興事業，以致有今日壯觀之國都。但決不是市民之力獨成的，更賴國內外之同胞，和各友邦之援助，合力共舉，才完成的。惟政府以復興東京為國家之要圖，不憚苦勞，始終指導援助，這是我東京市民永感不忘的。

這復興事業非普通的國政，是政府對於東京橫濱被震災後的善後措置的最要之都市設施。設施的步驟，是分工合作的，有的由政府設施。有的由地方政府設施，而政府助成之，例如東京之設施分政府，東京府東京市三部，茲將概目列左。

#### （一）屬於政府設施的事項

日本東京復興事業概況

1. 幹線街路之新設或擴張
2. 河川運河之新鑿及修改整頓
3. 三大公園之新設
4. 土地割區整理分十五區
5. 防火地區建築之補助

#### （二）屬於東京府施行之事項

1. 國道之修改
2. 環狀線及放射線之都市計劃的道路之新設和修改
3. 中等學校之建設

#### （三）屬於東京市施行之事項

1. 補助線街路之新設或擴張
2. 小公園之新設
3. 土地區劃整理五十個地區
4. 道路橋梁之復舊及改良

5. 水溝之復舊及擴張
6. 暗溝之改良事業
7. 圾塵處置設備
8. 中央交易所之建設
9. 市立病院之建設
10. 小學校之建設
11. 社會事業之設施
12. 電氣事業之復舊改良

以上的計畫，是大正十二年十二月臨時會議提出的，翌年六月特別會議，是根據此案，略有更改，而追加豫算議定的，自施行以上各事業以迄今日，共費金七億餘圓。

#### 四

復興計畫之實行，實賴故後藤新平伯爵之力。蓋伯爵於大正九年春至十二年春，曾任東京市市長之職，

對於市政百般的調查和研究。所以對東京市政，特別明瞭，更照東京之狀況，籌將來之計畫，認為有急速設施之必要，據調查所得，若從事建設，須費七八億圓云云，震災前已有此大計畫，現在根據此案，從事復興，且提倡『轉禍為福』之標語，以促進市民之覺悟而利復興之進行，復興之計畫，更易進行了，八億圓計畫之事業的概目如下。

1. 都市計畫街路之新設及擴張
2. 路面鋪裝之工事
3. 地下埋設物及路上工作物之整理
4. 糞尿及圾塵之處分設備
5. 社會事業之設施
6. 小學教育機關之擴充
7. 暗溝改良事業之完成
8. 住宅地之經營

9. 電氣及瓦斯事業之改良

10 港灣之修築及水運之改良

11 河川之修改

12 大小公園及廣場之新設及改良

13 葬場納骨堂墓地及火葬場等之新設

14 市場(含料菜等)及屠宰場之新設

15 水溝擴張事業之完成

16 市公署宿舍及公衆大會場之新建

以上十六項是故後藤伯爵東京市設施計畫之概要，可以和東京復興計畫的概目相對照，復興計畫中之復舊設施除外，街路之新設擴張，河川運河之新鑿修改；大小公園之新設等，俱從八億圓內分配之，這計畫即是今日復興計畫事業的基礎，又是我東京市民永感不忘的！

五

日本東京復興事業概況

縱察復興事業之基本設施，如街路之新設擴張，運河之新鑿修改，大小公園之新設，及土地劃區整理等，都與詔書所宣布的街衢面目一新，照都市計畫之設施而實施等語相符合。抑我東京市都計畫之實施，實起於明治五年，蓋明治五年二月，馬場先門內之祝田町發火，大火之後，大藏省遂有建築局之設，令京橋以南被災之區，須建築磚之房舍，以避火災，是爲都市計畫之起端。自後市區改正之議，遂抬頭了。大概分四期。明治二十一年八月頒東京市區改正之條例，第二年五月內閣承認東京市區改正設計，並公布東京市劃區整理大綱爲第一期。又次年東京市頒布東京市區改正條例并確定東京市區改正設計，爲第二期。明治三十六年市區改正新設計決定，並速成事業之實施，爲第三期。大正八年都市計畫法發布以後爲第四期。當第四期中間，東京都市計畫，竟達到最高

五五

的程度，若街路，河川，運河等等計畫，未有不樹立的。其他如防火地區及居住，商業，工業等地域之實施計畫，也都決定。加以大震災之後，在復興事業中，都市計畫上更有許多重要設施和新設備呢。

## 六

街路河川等計畫，既如上述。這是根據大正十年後藤市長都市計畫的設計而來的。震災以前的計畫，是就已成的街市加以修正改良，復興的計畫，是對燒失的區域加以根本的籌畫，其方針相差無多，不過規模較以前的計畫大了。

東京市全市共十五區。被燒區域，亘十四區，只牛込區除外。所以復興的計畫，對於麹町神田日本橋京町芝町本鄉下谷淺草本所深川這十區以及鄰近的日暮里三河島南千住砂町之四個町各燒失區域，取其中的九百二十萬坪為標準。從事整理建築。

街路分幹線和補助線兩種，幹線寬最小限度為二十二米突（約我六八、七五尺），和田倉門側之第八號線，寬七十三米突。為例外的。以四十四米突為合度。路線數共五十二條。橋梁九十六座延長約百十七千。此計畫之施行，由政府辦的。經費共用二億五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四百元。

補助綫普通寬由十一米至二十二米突，特別的除外。綫數共百二十二條，橋梁百三十四座，延長約一百三十九千。由東京自辦，經費共八千二百一十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圓，此外尚有土地劃區整理小規模之街路，在三丈內外，也施行整理，經費在土地劃區整理事業項支付，這種計劃。延長約四百九十二千。

運河河川之工程，完全由政府施行，計修改的十道，新鑿的一道，填平的一道，合計十三線，並有橋梁十五座，共延長約一萬五千四百米突，經費共用

二千八百五十七萬圓。

公園的計畫，大公園三所，由政府施行。小公園五十一所，由東京市施行，大公園一爲隅田公園從向島言問附近至枕橋附近一帶並對岸淺草沿岸一帶，約佔面積三萬九千三百坪。一爲濱町公園在日本橋濱町一二兩町域內，約佔面積一萬一千坪。一爲錦系公園在本所區柳島域內，約佔面積一萬七千坪。共用經費一千一百九十萬圓。

小公園五十一所，每所約佔面積九百坪內外，要接近小學校，以便作學校園，學校和民衆共用，是一舉兩得的計畫，經費共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一千一百九十六圓，三大公園的設施，最重要的是所用地，大概是由政府出資收買後，再從事施行的。其他小公園所用地，多半依着都市計畫法土地劃區整理制度中規劃出來的，已得地主之了解承認了。

日本東京復興事業概況

施行街路，河川，運河，及小公園等事業，須先進行土地劃區整理事業，這進行之方法，概分兩種，一是換地的位置，一是換地的面積，全市共六十五處，俱是決定施行交換的。更有建築物之移轉辦法是按棟（日本謂屋梁，爲棟，一座屋多一棟分幾間房）計算的。其移轉數爲二十四萬四千棟，現在移轉工事，已經完了，所以街路運河小公園等事業大概也完成了。

至於幹線街路之橋梁工程，因交通關係甚爲重要，所以早造成功。若隅田川之六大橋，及駿河台和本郷台連絡之聖橋等都是很雄壯莊嚴，呈一大觀的。

三大公園之濱町錦系兩公園，業已成功，隅田公園現在建築中。

復興計畫的設施，現在已着着達到完成之地步了，東京市的輪廓，也漸漸的清澗了，在世界上也可以屈一指了。

五七

## 七

以上的大事業，是已經做了。但是用了巨額的經費。雖其中有由政府直接設施的，經費固然由政府籌措，可是復興事業之完成，東京市的擔負，差不多有一半，這也是當初復興計畫豫定的，復興分擔經費之關係，另詳別表，茲不贅。

東京市因為復興關係，所擔負之總經費額約七億圓中之三億四千餘萬圓。以東京市而負此巨額，所以此後本市經濟之復興，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不知將來經濟之復興，能否順利呢？

## 八

就以上所說，東京復興事業大致是告成了。但只是道路橋梁，及上下水道之一部，電氣事業之大部，如復舊設施等；其最主要的，是土地劃區整理宅地之利用，同時更擴張街路，運河，公園及下水道之新設

。更一面從事小學校之建設，中央交易所之建築，塵埃處分之設備；療病院及其他社會事業之設施等項事業皆告成功後，那時的國都，更堂堂可觀了。

最可敬的是我東京市民，當大震火災之後，生計彫儉之際，而抱犧牲之精神，雖於本身不便利，亦所不顧，一意援助進行帝都之復興。且復興計畫之樞紐，為土地劃區整理，市民更能忍痛從公，以完成國家之大計，真是我市民愛國愛市精神的表現，實在使人欽佩呀！

近將舉行復興典禮，不才忝膺市長之職，當此盛典，何等的榮幸；想市民諸君也是很歡喜的。更望我市民永記此日，還要秉愛市之精神，共勵進行，而光大我大日本之國都；至於東京市凡經七年之復興，才有今日，而國內外之聲援，亦有莫大之功勞，也是我們應該感謝的。

政府設施事業經費分擔一覽表

種別	總經費	分擔比例	政府負擔額	東京市負擔額
街路	二七〇・四六・四〇〇圓	約二分之一	一三〇・九三二・六〇〇圓	一三〇・五三三・七〇〇圓
運河	二六・八九九・〇〇〇	約四分之一	三三・一三二・八〇〇	六・七六二・二〇〇
公園	一一・九〇〇・〇〇〇	約四分之一	八・九三五・〇〇〇	二・九七五・〇〇〇
土地整理	八・七五〇・〇〇〇	—	八・七五〇・〇〇〇	—
合計	三〇六・九七・四六九	—	一七六・七三二・四八四	一三〇・二四・九八一
防火區域 築補助費	三三・三三〇・〇〇〇	—	三三・三三〇・〇〇〇	—
共計	三三九・三〇七・四六九	—	二〇九・〇六二・四八四	一三〇・二四・九八一
<b>東京市設施事業經費分擔一覽表</b>				
種別	總經費額	分擔比例	政府負擔額	東京市負擔額
國道	一一・三三二・〇〇〇圓	道路三分之二 橋梁三分之一	五・〇二八・三九九	六・三〇三・七〇〇圓
道路(環狀線 放射線)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三分之一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教育設施	三・三三〇・〇〇〇	—	—	三・三三〇・〇〇〇
合計	二二・〇〇二・〇〇〇	—	七・五二八・三九九	一四・四七三・七〇〇

日本東京復興事業概況

東京市設施事業經費分担一覽表

種別	總經費	分担比例	政府担負額	東京市担負額
街路	八二・二・九四圓	二分之一	三六・〇七・三五圓	四六・〇四・六五圓
公園	一四・三・四一・二六	三分之一	五・一〇・三九	九・二二・八七
土地整理	九三・九五・〇〇〇	三分之一	六二・六四・〇〇〇	三〇・三一・〇〇〇
道路橋梁	一三・四三・三三	十二分之五	五・一八・六四三	七・二四・六八七
上水道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分之一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下水道	八〇・三二・三三	二分之一	四〇・一〇五・六六〇	四〇・二一七・六六一
圾塵處分	一・八五〇・〇〇〇	四分之一	四六二・五〇〇	一・三八七・五〇〇
中央市場	一六・五〇〇・〇〇〇	四分之一	三・七五〇・〇〇〇	一三・七五〇・〇〇〇
衛生設施	三・一〇〇・〇〇〇	四分之一	七五五・〇〇〇	二・三四五・〇〇〇
教育設施	四〇・九三九・〇三六	四分之一	九・六五二・五〇〇	三一・二八六・五三六
社會事業	四・五二五・〇〇〇	職業介紹所二分之一 其他四分之一	一・二四三・七五〇	三・二八一・二五〇
電氣事業	三〇・五二〇・〇〇〇	—	—	三〇・五二〇・〇〇〇
計	三三〇・四三三・八二六	—	一四七・二二二・九九〇	一八三・二一〇・八三六
總計	七二一・六六四・三九九	—	三三三・七二三・七四三	三八七・九四〇・五五六



# 文藝



## 爲什麼不娶她

靜宇

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眼睛是大而光亮的，面孔圓而常露笑容，態度活潑，舉止大方，別人不能體貼到的，他能體貼到。別人不論忍耐的，他能忍耐。不論學何種外國語，一學即會，不論做任何事情，處處小心謹慎。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拘謹，有時候又像放蕩不羈。因他活潑，和他新相交的人，容易誤認他爲小滑頭，但久而久之，都覺得他重然諾，不苟且，大有豪俠的風度。他受了別人微小的恩惠，永遠不忘，別人若虧負了他，他毫不介意。性情如冬天太陽

爲什麼不娶她

一般的溫和，從來不向人發脾氣，即令粗暴的人以無禮待他，他總是報之以微笑。有時候沉默寡言，似乎有幾分呆氣。但每逢登壇講演，清言娓娓，句句動人。他遇着比較可愛的青年女子，都願意和她們做朋友，因着他的靈美與體美，也極易引起女朋友的狂愛。但他始終沒有一回對異性的朋友發生過始亂終棄的醜事。這樣一個純潔的青年，就是三年前留學德國的西懷。

西懷在柏林讀書的時候，有一個愛人名萊舞。她

的父親曾做過德廢皇威廉第二的祕書，五年前去世了。她的母親是柏林大學文科的畢業生，她自己還在柏林高級師範讀書。她家的三層樓，有一間臥室和一間書房，租給西懷住了。她和西懷做朋友以至發生戀愛，都是因彼此居在一塊時常見面的關係。她自從同西懷要好以後，她的同學都瞧她不起，連最相知的好朋友弗雷培女士，也有些不高興她。弗雷培有一次對她說：

「你爲什麼愛上了一個與呂森（Chinesein——中國人）你是不是想到遍地皆匪的中國去做肉票呀？西懷個人倒沒有什麼，我們已威利亞的男子也有像他那麼櫻色的，不過我總覺得一個好好的德國女子——，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不應該和黃種人結婚。日爾曼民族的血，是多麼寶貴的呀！萊舞！你仔細的想想罷……」

萊舞很傷感的回答說：

弗雷培！現在無容你勸阻了，事實上已不可能了。」

「真的嗎？是呀，我知道聰明的你，決不會永遠執迷不悟的。許多同學都爲你當心，她們都說，與其嫁給奧呂森（中國人），不如獨身討飯」。

「你不要把日爾曼的女子看得太神聖了，弗雷培你知道我和西懷的婚事爲什麼不成功嗎？他——奧呂森——還嫌棄日爾曼的女子哩。西懷已經拒絕了我……中國去不成了，你放心。」

萊舞的話還沒有說完，眼淚已一絲一絲的落下了。她們兩人在客廳談話的時候，西懷已經從外面進來，正待上樓，因聽到萊舞和弗雷培的談話聲，便止了步，在客廳門外靜默的竊聽。後來他聽到了萊舞的哭聲，他想去安慰她一番，所以在門上敲了幾下。

「請進來」，這是弗雷培的聲音，萊舞這時候差不多呆若木鷄，如死人一般躺在靠窗邊的沙發上。

「弗雷培女士，你好嗎？」

「萊舞！萊舞！你爲什麼這般的？不舒服嗎？」

西懷走進客廳，招呼了她們，弗雷培回了禮，但萊舞始終沒有開口，眼睛依然閉着，眼淚依然流着。

「弗雷培女士！今天萊舞爲什麼這般的？」

「我不知道，也許是爲了你罷。」

「爲了我？那是什麼意思？」

「Her Si（席先生）你既愛了萊舞，怎麼現在

又拒絕她呢？」

「我拒絕她？豈敢！豈敢！我這黃臉皮土匪式的中國人，怎敢和雪白尊貴的日爾曼婦女結婚？即使萊舞不嫌棄我這自慚形穢的奧呂森我也不願把她當肉票

。……哼！我們與呂森算什麼東西？那裏够得上和尊貴的日爾曼婦女結婚？……德國女子與其和奧呂森結婚，不如做乞丐還好些。」

弗雷培這時候面紅耳赤，才知道她前一刻對萊舞講的說，都被西懷聽着了。西懷喊了萊舞好幾次，萊舞都沒有理會。西懷心裏想着，若再在這間房子裏留連，難免會和弗雷培大鬧一場，不如早退去的好。於是說一聲「再會」，回到三層樓上自己的書房裏去了，氣忿忿地把皮包很重的對書案上一丟，隨身倒在沙發上躺着，拿出手帕楷額頭上的汗。

「離柏林不遠，有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叫波慈坦，這裏有德國的皇宮，有著名的噴水池，有廣大幽雅的公園。凡遊柏林的人，沒有不到這個地方來參觀的。在和風煦煦與楊柳依依的春天，富有詩意而好遊覽

名勝的西懷，忽然想起前年在波慈坦和萊舞同遊的樂趣。又想重遊，然已婉辭拒絕了萊舞，不能再邀她同去。西懷正在神馳心往的時候，外面有人敲門，開門一瞧，乃是他的同鄉黃煜球來了。

『西懷好嗎？昨天就想來看你，因爲天下雨，加上頭痛，不想出門，我今天是冒險，在電車上想着，你一定和萊舞遊公園去了，不料今天你還在家，好極了！』

『從上星期起，萊舞不和我同遊了。』

『爲什麼？她不是很狂熱的愛你嗎？』

『不是她不愛我，也不是我不愛她，這完全不是愛不愛的問題。』

『然則是什麼問題？』

煜球我和她戀愛的經過，你都知道了，好在以前我從來沒有引誘過她，也沒有向她求婚過，她實在是可

愛，人格知識身體……種種方面都是很圓滿的。然而無論如何，我不能娶她，只好犧牲，沒有旁的想法。』

『西懷，何必如此？天地間最寶貴的莫如真正的愛情。百分之九十九的外國人，差不多都有種族的成見。講句老實話，沒有幾個規矩受高等教育的外國女子願意嫁中國人。中國人娶的外國老婆，多半是些不入流品的女子，像萊舞這樣的小姐，就是德國大學生也不容易找着。你又不是不能生活，況且你素來主張國際結婚，這一回不是很好的一個機會嗎？』

你講的不爲無見，不過煜球你要知道，你我生的地方不對。不幸生長在次殖民地的國家，現在政治還沒有修明，國家還沒有統一，土匪遍地，滿目瘡痍，人民救死不暇，豈容你我獨樂？你我若目不識丁，毫無知識，倒還可以照來攘往，天不管，地不管，做一

個無懷氏之民。現在忝爲知識份子之一，又是鄉邦父老所仰望器重的出洋學生，如果我們在外國幾年，花費國家這許多官費，其結果是娶了一個洋太太回去，就從此大講其個人享樂主義，置國家的危亡與民生的疾苦於不顧，不是丟盡了自己的人格嗎？中國是物質文明落後的國家，除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租界以外，內地的城市，差不多十九沒有自來水，沒有寬大的馬路，也沒有精緻的住宅。娶了一個留洋的女學生，尙且不能滿足她，何況百分之百的純洋太太？我們回國是要革命的，今後你我的革命生涯，絕對不會安定，決不能爲着一個洋夫人，而拋棄我們的革命工作。

況且我的先父在世，爲改造社會被劣紳陷害，爲參加革命，犧牲了一切。他慘淡經營的培植了我，撫育了我，如果我不能繼承他的遺志，而光大他的遺業，我不是虛此一生嗎？怎能叫他在地下瞑目？……」

爲什麼不要她

西懷正在講的痛快淋漓，女僕斯密茲來了，問西懷說：

「席先生，你的朋友在此吃中飯嗎？」

西懷答了一聲「雅」（是的）並且吩咐她添一個紅燒鷄子。斯密茲關上門走去後，西懷又繼續他那未完的談話。

「若我是一個不要祖國的陳獨秀，或不顧民族存亡的汪精衛，我又何嘗不可以大娶其外國老婆而大講其個人主義？但我的良心一天不死，我便要繼續奮鬥一天，要挽救垂危的中國，非像中山先生一樣奮鬥不可。奮鬥的武器，即是犧牲。誰的犧牲大，誰的成功就大。我想一個人只要抱定犧牲的決心，不求富貴利達，不貪妻妾之奉，什麼繼往開來的偉大事業，都可以做成。……爐球我這回毅然決然拒絕了萊舞，斬斷了她的愛，和我的愛，這也許是犧牲的開始。但這一

點點犧牲，還算不了什麼。中國人要等八十餘年來的恥辱，爲四萬萬民族爭回一口氣，你我不僅還要出幾身汗，恐怕還須得流幾滴血。……」

煜球也是一個有血氣的青年，雖不及西懷的學問。他聽了西懷這一番言論，遍身好似通了電流一般，精神陡然興奮，連忙起立拿着熱水瓶倒了兩杯白開水

，自己拿一杯，送一杯給西懷，並對西懷說：「暫以白水當酒，西懷呀！請喝着，有志者，事竟成，祝你勝利。」

講完放下了杯子，西懷走近煜球身邊面對面立着，雙手緊緊的握着煜球的右手，很興奮而嚴重的說：「犧牲！……救國！……救人類！……」



## 皇后

息影

海濱大學農場的薔薇花，今年開得格外的繁榮；心理學專家張教授，知道我從來有花癖，特地寫一封信，約我在星期日的下午去作半天的賞玩。

農場的布置，是很有意思的，不過却又未曾離開教育家的態度和意味；因為這原來是為農科學生實習而設的，廣大的地段，劃分作無數的區域；又為着其他各級學系學生們的參考便利，對於各科植物的種類，依着氣候季節，培植得很完備；至於邱壑的點綴，却又是供給師生們課餘遊息而設的了。

這一天，張教授應用他的心理學，又為我預備下

四樣可口的下酒，兩瓶陳紹，和一位健談的文學系的學生——吳榴生。

當然，這是很愉快的：那個心理學家，對於一切有關人事的論點，完全歸納在心理學裏；至於那一個文學家呢，從他那深窩厚玻璃的近視眼鏡中，觀察一切事物，却都帶着藝術的色彩；他們偶然互相駁詰，竟使我這第三者，隨時可以發生極強烈的興奮，和不能自己的歡笑。

『不是嗎，由學問纔可以認識人生；做學問的功夫，便是人生至高無上的幸福。』我當時為他們的態

度所感動，是這樣想着。

陡然，一個女子在薔薇叢中出現。

她的全身雖然被花叢遮住，不能整個的映入我們的視官，但是只就她那胸肩以上的各部分看來，便可以使我們的腦中立刻構成一個較好而不能忘的印象。這簡直可以使你無論正面看，側面或背面看，以及從她那動的方面或靜的方面看，完全是覺得順眼的。若我們在成語中尋找一句適當的形容詞，似乎只有『儀態萬方』這幾個字，剛好用得着。

『這真好，』我不覺忘形了。

張教授回頭順着我的視線望了一望，便微微帶着笑向我說：『這是本大學的皇后，怎能不好呢。』

於是文學家對於心理教授提出滑稽的抗議。他以爲用『皇后』這一個名詞，加在某一個女同學的身上，本來是學生們無聊的，惡作劇的，而又近於無意識

的舉動；教授們，似乎不應該撫拾學生們的牙慧，也用這種字眼加到學生身上。而那一位，却以爲是在心理學上有根據的。

由於張教授答詞的巧妙，文學家仍舊使用滑稽的而且比較深刻的語法，發了一大篇議論，有的字眼，若不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簡直會要發生難堪的感想。末了，他又故意板起面孔，向張教授索取答復，他說：

『皇后，皇帝是誰呢？在現代革命的學府中，用得着這一個名詞嗎？爲甚麼負有思想和教育行政的責任的人，全不問這些事呢？確定爲民主國已經有二十年的國家，一般大學生，却忽然發狂一般選舉甚麼皇后，這算是甚麼思想，這又算是甚麼心理？……』

『低聲些』，張教授似乎真有點窘了，笑着說：『把聲音低一些，你看她不是快要走近我們了嗎！』



「倘若先生 許可的話，我主張邀他也來加入我們的野餐」。

這種急轉直下陡然提出來的動議，從這習於文學生活的人嘴裏發動，本來是毫不稀奇的，然而賞花小酌東道主人的心理學家張教授，竟不直接答復他的話，却將眼光呆注在我的臉上。

我雖然習慣上和陌生的女性接近每每感覺拘束，但是在這時候，却不容我反對。於是張教授在她剛待繞過花叢似將避路的時候，便立起身迎着她說話，到她不能不走近我們，並且把她向我介紹，說她是教育學院的高材生，在本學期便將畢業離校，在學籍上的姓名，是「俞亞英」三個字。

她是一個值得稱為美貌的人，然而我們無論在初見或是常見時，不能在她的身上，找出普通形容美人

所用的字樣。

她的眼，不過如同一般處女們一樣的明澈；但是由她這眼光所射及而生的反應，却使你不發生那一般女性所生的感應，無論如何，而且無論是誰，也總是對她恭敬心超過愛好心。

他的嘴唇，也不過如同一般處女們一樣的鮮潤，他的牙齒，也不過如同一般處女們一樣的整潔；但是當她綻唇啓齒，從其中所發出的聲音，却不是使你消魂蕩魄的，而是使你奮勉興起的。倘若你腦中的思潮，像一些混有多量泥沙的水一樣，那末，她的聲音，便像那洗水定泥的礬石，她將立刻使你澄清淨潔。

我們再看她那豐滿的雙頰，寬大的頭額，正直的鼻準，以及那位置適宜的耳輪，究竟也沒有特別或者是非當的好的形狀。不過你若和她相對，你便將感覺她有坦白的心腸，正直的態度，充足的智慧，和慈善

的性情。你便是一個度量狹小的人，也將要立刻覺着胸襟開朗了幾許。倘若你從她的頭髮端詳到她的腳下，你將要感覺那些電氣燙髮，入時衣飾，以及那西洋式的脂粉襪履等等，簡直完全沒有用處。至於她的舉止，絕不故作矜持，而端莊凝重；絕不故作放縱，而活潑伶俐；這只是一個不顯得高傲驕嬌，也不顯得寒塵村野，更不顯得輕狂的姿態，這只是一個一切都出於自然的人罷了，怪不得海濱大學的學生們選舉她作所謂皇后。

聽她的談吐，又可以知道她是一個有相當修養和相當學問的人，這時她正和張教授談論一個兒童心理上的問題，經過他一番指點以後，她說：

「一般心理的現象，既然有的成分出發在遺傳，似乎多少應該有幾分民族性存在中間了。可是我們現在所有證驗心理的材料，却最大多數是採取西洋人的

。設若我們再從民族上着眼去追求我們民族的材料，這不是很有興味的事嗎？」

吳榴生點點頭，笑着攔住她的議論，說：

「教育家的態度，總離不開興趣。」

「是的，文學家的立場，是在興趣範圍以外的。」她從容地用輕巧的聲音報復他的諷刺。

晚餐以後，俞亞英和吳榴生全告辭先走了，我對張教授表示，要在日落時靜靜領略這盛開的薔薇，便仍舊靠在一條為遊園人休息而設的長椅上相對閒話。末了，又談到皇后了，於是張教授淋漓盡致地把他所知道關於俞亞英的故事述給我聽。

他說：

「本大學的女生中間，若論品貌，比她較美的很有幾個，就是平時功課的成績，她也不比其餘的好，

所以這一次被選舉爲皇后，據說完全是由於幾個對她失戀的學生所運動成功的。

「在心理學上當然不承認這是尋常必然的現象，不過事實是如此的，我們也不能否認。一個女子，引起多少男子追逐狂戀，原是一般現象，而他們無論誰全是失戀的，同時無論誰又全是對於她確能諒解，這不能說不是她待人接物的長處和她平時正直光明和平誠實的態度的酬報，雖然一般大學生究竟是理智較勝於感情的。」

「當他們開始預備選舉皇后的時候，大家的視線，是集中在另外四個女生身上，以爲那四個是最適宜的後備當選人。忽然有一個法學院的學生發表一篇文章，提出幾個標準的條件，並且他坦白地敘述他失戀的經過，敘述他失戀以後，所以不是自殺，不是生病，又不是發狂，而竟是衝破性的煩悶努力並專心向學

的經過，他雖然不明指出姓名來，但是他對於這拒絕他的愛情的人，表示萬般的尊敬，並且很舉出她幾種優點。隨後，另外有幾個和他一樣曾經受過她的忠告

——簡直可以說是教訓的學生，全起來響影附和，到他們見面互相公開那使他們失戀的對象的時候，竟全是俞亞英一人，於是他們便很興奮地宣傳起來，這俞亞英三個字，便在兩三天以內，印到全校的學生腦筋裏了，雖然也有反對或者譏諷這種選舉運動的。像剛才這個吳榴生，就是因爲和她的友誼很好，而反對皇后選舉這一件事的總外表。

「他以爲這是侮辱了她，也發表文字，也儘是宣傳不加入投票，但是末了，選舉的結果，她的票竟得到絕對的多數。」

「她是出生在河北，成長在江南，一個純粹湖南人血統的湖南人。她感受到了北方廣大平原高亢苦寒的

氣候，她陶冶在山明水秀人文發達的環境，再加上所秉賦的那股強硬幹和勇於革新以及肯犧牲的遺傳，剛好成功為應付她的家庭境况和自己身世的一種才能。

「據說，她十歲已經喪父，現在只有母親，和一個有瘋狂病的姐姐在家裏，另外一個比她小八歲的兄弟，在中學裏念書。

「她的父親，是一個學識豐富生活困苦有傲骨不取非分之財的小官僚，當他身死的時候，所留給子女們的遺產，只有二三十箱子書籍，作官二十年，末了，棺材錢還靠着朋友們替他設法。

「她母親呢，在舊禮教是值得稱揚的，在新時代也不能說她壞話。她放棄了做太太們養尊處優的習慣，她用她手工所得的代價，很經濟的解決這一家四口的衣食問題，並且毅然決然賣去她丈夫的藏書，存儲起來作孩子們的教育經費的母金，在最艱難的境地，

仍舊不肯使孩子們廢學。

「她對於戀愛和婚姻問題的認識，雖然由於知識够供給她的決斷，可是她那瘋狂女兒的戀愛的失敗，確實增進她不少的經驗。她以愛是應該屬於自然的，雙方同意的，靈肉一致的，這中間不能摻雜一點勉強或是牽動的。她坦白地對追逐她的同學們說過，她只承認做他們的朋友，不承認做他們的愛人。例如那個法學院的學生，她以為將來的生活或是事業，是屬政治方面的，而她却對於政治完全不發生興趣，並且她對於住洋房坐汽車頤指氣使以及交際場中太太們的生活，認為是純肉的生活。又如那商科學生對於她所獻的慫慂，她表示拒絕的理由，是以為她不相信一個在社會有地位的企業家，願意他的妻子去同一般貧苦的兒童在一處生活，而她學教育的目的，却是要終身和一般貧苦兒童相近，做一個貧兒院的教師。

「她對於同學，無論是誰，全是一樣的和平親熱，看作兄弟一般，不過若是有誰對他將要發生佔有的愛的觀念時，她那當頭棒喝的警告便斬切地發出。她說：——一個青年，爲學問而進大學呢，還是爲戀愛而進大學呢？」

「雖然她的意志很強，究竟她是一個女性呵！一般同學青年的追逐，她能夠預爲防閑，她能夠辨認他們的用意，一個教授的吸收，她却在不知不覺的中間轉化；她由於學問的崇拜，以至相信那位教授的人格；她由於師生的關切，以至發生較厚的同情；她由於一般無聊的傳說對她的諷刺，感覺一個獨身者處世的痛苦，她幾乎有點把持不住了。這時候，甚麼富於男性的女子的徽號取消了，甚麼偏於同性戀愛的傳說也停止了，大家正欣羨那位教授的成功。」

「陡然間，一封拍給那教授的外國電報，當他們

倆笑得正愜意的時候送到。這電文是明顯的，竟使那教授無法掩飾無法迴護也無法解釋。於是她明白了，她完全明白了，她深自慶幸，雖然當時她有幾分發狂。

「第二天，俞亞英因爲上了小當面伏枕暗泣一夜的消息，很迅速地傳遍在大學各學生耳中，尤其是一般平日對她有幾分嫉忌的學生，更少不了冷嘲熱諷。她究竟是一個女性呵！只這一個悔字便很够使她發生不幸的事件。這是吳榴生的長處，他用寫實派文學家的態度和超於普通同學而近於自家兄弟的感情，向她懇切的解勸了一番，未了，她算是未曾病倒。」

「隨後，她發起了一個小小的茶會，約集幾個同學爲那位教授歡迎那位外國籍的師母，她緊握住那初履中國土的外國婦人的手，從眼光中表示她無限的感謝，同時她又對於那教授也說了幾句類似教訓的話。」

因爲那教授在無可如何中尋出一句話，說是希望保持原來的友誼，她不免冷笑了一聲，說——事實上

是一位教授，我是一個學生，相當的師生之誼本來是有的。不過您要說朋友的友誼，這在我却不承認。

固然我是一個現代的人，但是我依然是一個東方民族的中國人，固然我不拒絕新時代的思想，但是我依然願意保持這民族精神的舊道德。您指導我修業，我自願尊敬，您不領率我進德，並且爲感情而不免說謊，却實在使我失望。我不敢說您存心欺我，但是您的話不可信，却由您這一位外國師母給我證明了。我不能拒絕一位無行的師長，我却不甘心和一個說謊話的人

做朋友。所謂友誼，當我發現您有妻而自稱未娶的時候，已經不存在了。

『後來，當皇后選舉的時候，自然又有那好事的爲她把這件事宣傳，於是她便在大多數嘆美聲中當選了。』

我在新月初升的時候向張教授告別，不謝他的酒食，不謝他邀我賞花的盛意，只深深感謝他所述的這一節關於皇后的故事。

一九二〇年八月



## 第十八代姨丈夫

茲九女士

S學校的校園，三面臨江，雜花生樹，佈置得非常清雅，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臨江一帶，依依的柳下，坐滿了活潑潑的青年，有嬉笑閒談的，有沉思默想的，也有翻着小冊子的。但是把他們所讀的，談的，想的，歸納起來，逃不出『戀愛』兩字。他們因為被這柔情浪漫的景色，熏陶得陶醉了。覺得只有談戀愛才有味，才不負這良辰美景。假使談論什麼國家大事，未免太殺風景了。

『喂喂！子明！呆呆坐着想什麼？』L女士來了信吧？』杜少眉與潘延年覺得兩人談着未免太單調，非加一枝生力軍來參加熱鬧不可。他們望望樹陰下的涼

椅上，大半都是談鋒正濃，有的伴着女同學，咕咕濃，生怕談響了被人家聽了去似地，更加沒有請他們的可能了。於是才物色到獨坐沉思的子明。可是子明正想得入神，沒有聽到他倆的叫聲。『老杜，子明又在做什麼鬼歪詩了！他有意不理我們咧，非把他拉過來，罰他講與L的戀愛史不可。』

杜少眉是有名的體育家，說聲『對』跳了過去，把李子明一抱，簡直是老鷹捕小鷄似地，毫不費力，輕輕地把子明放在潘延年的旁邊。自己也挨在一處坐了。子明弄得莫明其妙。

『老杜我又不是富豪，你綁我來做什麼？』

「人家好好的請你，你不理我們，你肚裏懷着什鬼胎？」來了信吧，快公開。」

「你們總喜歡倒蛋，什麼LN？」

「老杜！他慣用這種手段，非檢查不可」。潘延年|在旁邊敲邊鼓。

子明把手插入西裝袋裏，預備老杜來實行檢查，不過他知道杜是體育家，也是最歡喜人家擦麻油的，於是他想非如此，這封信定會被他搶去。

「老杜你不要聽老潘的話，他總是只會指使你，你何苦做他的工具？而且一位堂堂體育家，不應該在我這弱小民族身上顯身手。俗話說君子動口，小人動手，你別上老潘的當」。

「誰同你迂腐騰雲，什麼君子小人。你放心吧，誰認真來檢查你？」

——我們因為兩個談着，覺得太寂寞了，看你也

是孤零零可憐，所以叫你來參加，誰知叫你，你反不應，老潘才想出非動手不可的法子」。杜少眉自己這樣辯護。

「原來如此，我既被寵抬，非尋出一點來談談不可。哦！有了，我且問你們，「第十八代姨丈夫」這一個綽號是誰？」

「聞遠，這個誰都知道了的，也值得要人猜？他又有了什麼？快講，快講」。杜少眉催着李子明。

「第十八代姨丈夫的滑稽劇已經宣告演完了，他因此覺悟到一種新意義，他說：他從此不到這天堂似的樂園裏來坐了。他說，坐在這裏，牠只能引導我們在唯美的環境裏彷徨顛倒。不能找到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尤其是現代我們青年的真正的人生，只有在書本子上實驗室裏和十字街頭去找去。我覺得他這幾句話，很有意思，所以正在細細地的玩味……」



「喂！快講第十八代姨丈夫的戀愛故事出來吧。」

誰來同你討論什麼意義？什麼人生？這些讓周老師在講台上講哲學的時候去討論吧。怪煩的。管他呢，有得快樂而不知道享受。是個傻子，快講那個故事。」

「老實告訴你們，他昨天只把這個結論告訴我。至於他與她的過去，我昨天也要他講，他要看書，等他有空才肯講給我聽。你們要是實在要聽，不妨同去找他去。」

「那末勞老杜的駕，把他請來不好？」潘延年不想離開這個樂園。

「我不講過了嗎？他不會再到這裏來的了。」

「去！去！去！」杜少眉只要有戀愛故事聽，精神更百倍了。

A字寄宿舍，四面都是合抱的大樹，綠陰裏的小鳥兒，也和江邊的少男少女們一樣，咕咕唧唧地操着

情歌戀語，那個寄宿舍却靜寂得像已散了場的戲院子一般。

「到了！到了！你們纏了小腳嗎？爲什麼走得如此慢？」杜少眉站在A字四十五號的房門口喊着。

他不等他們走到，用力打門。在他，以爲在這個時候只有江邊靠椅上，電影院裏，或者挽了女同學到公園去散步才相宜，不然只有睡覺，睡足了，夜裏可到舞場裏去。開遠一定是在熟睡了，所以他更用力地一推，門是虛掩着的，「呀！」的一聲門開了，人也滾了進去。害得正在看書的開遠吃了一驚。幸虧子明他們也到了。他們就開始要求開遠講他的戀愛史。

開遠把堆滿了一桌的書，理了理，看着杜少眉笑說「現在正是我讀書的時間呢，不過我看老杜太可憐了。他現在還摸着頭皮呀。」

「講，講，講……他們三人不約而同的叫。」

「給你們這樣叫起來，反使我似乎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講起了。同學們現在替我取了個綽號什麼「十八代姨丈夫」，真是太惡作劇了。」

杜少眉拚命拍手叫，「痛快痛快！」

「痛快的事情多着呢，你靜聽吧」聞遠很冷靜地說：

——說到那位女人——我的過去的她——她最初在日市的S女校讀書，有一次在公共體育場表演新劇，她飾了一個女主角，博得觀眾的贊許，皇后的寶冠，無形地加在她頭上了。從此她便看信忙，會客忙，一個天真的少女，一變而為交際之花了，那時候她才初中三年級，正是最容易被誘惑的時候。你們想她第一次的選擇中，賞識了怎麼一個人？

「……………」  
——這也奇怪的，她選中了一個革命黨人，那時

候革命軍才開始北伐，東南各省，正在軍閥的鐵蹄下，做革命工作是很危險的。要是一個平常的女子，一定不會愛上一個有危險性的男子。她却不然，這是她的特別的地方。

——那個男子自從愛上了這位美麗皇后以後，更加努力他的革命工作，常常把過去的工作來報告她，她非常得意，覺得一個美麗的皇后，自然非配這樣一個奇男子不可。

——她從此一下課，就換上漂亮衣裳，等她的情人來欣賞。綢的緞的，只要是時髦的，她無有不買，她並沒計劃到她父親遺給她的嫁奩費，已經快完了。她也沒有想到她的情人是個什麼黨人！她只以為革命黨人，一定是奇男子，奇男子一定是將來的大人物。於是她就允許他在最短的期間內結婚了。那時候學校講放任主義，自然由她，至於她的親戚，也有勸他的

，她那裏肯聽？

——他們租了一間小房子，渡他們甜蜜的生活了。問題就發生在這裏，你們想一個揮霍成性的皇后，現在做了少奶奶了，這一大筆的生活費，自然是男的去張羅，她只過她的快樂日子，

——有一天黨人們在他家裏開秘密會議。會議完了以後，給與皇后一個大大的疑問，爲什麼今天來的同志，都是些粗人？她的丈夫才明白的告訴她，他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幹的是工人部的事情，今天來的都是工友。她聽了也是莫明其妙，她也不明白什麼共產黨，國民黨，她只覺得她的丈夫是個奇男子，因爲她常常聽到他那奇異的論調。

——她在家裏住不到一月，她覺得太乏味了，於是她也加入了什麼青年團，這當然是他丈夫引導他去的，她既有動人的容貌，又是極好的口才，做宣傳工

作，自然是無往不利的。只是她自己對於什麼主義，實在是莫明其妙，不過人云亦云而已。

——革命軍由廣東出發，不多時已到了且市，這時他們更得意了，而且也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候。

革命軍由武漢到了江浙以後，發覺了共產黨的操縱，與陰謀，清黨了。他們雖然也設法躲避。終於她的丈夫被人告發捉去了。

——最初她也多方設法，可是證據確實，無從營救，後來連她也要被捉了，於是她改名換姓躲在租界裏。她原來叫江霞，後來改名蔣雅。

「她丈夫怎樣了，沒有槍斃嗎？」杜少眉狠替她着急的問。「沒有，沒有。」聞遠有如老和尚講經似的，不願中斷，答了一句，又繼續講下去了，

——這時她感到極度的孤苦與彷徨，她在無可奈何中，逃到上海，不久碰到一個富商，富商見了這位

美人，一見傾心，和她同住在一個大旅館裏，不久知道她的丈夫判處徒刑十年，他們就堂哉皇哉結婚了，她自己也知道她已經是第十房姨太太，但她也甘心，橫豎她只有這條路可走了。可是富商常在外面經商。一月中來不到一兩次。這是使她難堪的。但她有錢了，同時她忽然異想天開，她說男子們可有姨太太，女人難道不可討姨丈夫？從此她的行蹤無定，誘這個，引那個，總之，只要有男子和他接近，無有不上她的釣。

——我認識她，是在一個跳舞場裏，她正伴着我的一個朋友在那裏舞。她的身體的美，真使人拜倒，誰知同她談起來，更使我拜倒又拜倒，她的聲調之清脆，眼睛之明媚。……總之，她的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使男子們消魂。那時候，同學們嘲笑我，我反自豪，覺得親炙這樣一位美女子，真是無上的幸福了，在

世界上我還有什麼要求呢？什麼學問，事業，這些都只有讓那些功利主義者的叫化去幹的。

——我屢次要求她和富商離婚，她總含糊敷衍。其實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她以前的那些事。有一天她睡着了，我在她後房，隨便望望，無意中，在一個破篋中看見有一疊信，有的已經拆了，有的還未開封過，我想大約是些無關緊要的信吧，隨便拿了一封看了。——

他們三個正聽得出神，他忽然停止了。

杜少眉與李子明同時問：『看了信怎樣？』

他也不理他們，只顧在抽屜裏亂翻，翻了一回，他拿出一封破舊的信來，交給他們三人看。

他們接了他這封信，都直覺到這是他在破篋中所發現的，他們很急切的，三個頭夾在一起，讀了。

『我時刻在紀念中的親愛的霞呀！』

一個囚犯要空信，是一樁不容易的事，但是我怎能不寫信給你呢？我天天寫，一封封已成了一大包了。今天費了許多的力，才託了一個人寄給你。

我想你，我就想和你談天，有時我喃喃的自語，幻想你在面前，這黑暗的牢獄，忽然大放光明似的，眼前亮了。我覺得比較愉快，但是別個囚徒在竊笑我，沒有法子，只好靠這面盆大的窗洞裏，鑽進來的一線魚白光下，和你筆談。

現在不知你怎樣在受苦，我的眼淚流下來了，我揩乾了再寫，寫不到幾句，又流下來了。我仍是寫寫……。這幾天眼烏珠上蒙了一層紅翳了。你在字跡上也看得見吧。你呢？即使能夠等我十年，但是那時候我已不能看見你了，這多麼傷心啊！

今天有一個囚徒告訴我，他說你何必這樣發癡，你的女人早已嫁人了。他因為怕我太傷心了，所以這

樣來騙我，他的心也是好的，但是我那裏能信？

霞！過去的一切，真是值得懺悔，但是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你絕對沒有罪的。現在悽冷中摸索到這矛盾！這矛盾，害了我，害了你，也害了……。在你也許還是模糊的，我是一個同情於無產階級的，但是我們倆過去生活的闊綽。我在工友中擷取的，以及在資本家身上敲來的竹槓，都在你我的笑聲中，愉快裏消去了。這是多麼矛盾啊！我們的同志中，這種人正多着呢！唉真可憐！其實我們中國都是窮人，窮人剝窮人，這不是大矛盾？我現在了解了，我們上了鮑羅庭的當，什麼爲無產階級謀利益啊！都是騙人！那一個共產黨員不是受金錢和權利的誘惑？可是他們偏要花言巧語，來籠絡我們這些有血氣的青年。現在我的半生已經完了。但是我希望你力爭上游，拋棄以前錯誤的信仰，莫要那虛偽毒狠的CY頭銜。今天的眼

睛特別糊塗，不能再寫了。明天再談吧。

你的痛苦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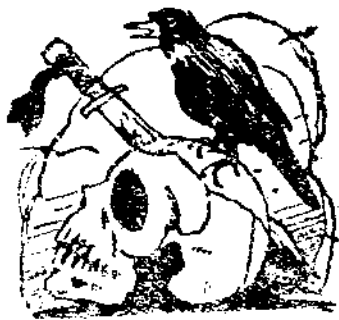
他們讀完了這封信，都說不出一句話來。在靜默中，開遠開口了。

——我當時讀完了這封信，非常興奮，連忙推醒了她，她先責我不該看她的信，後來她說看看也好，譬如讀了一篇小說。我看她那樣輕描淡寫，我要她讀那封信，她躺在床上，懶洋洋的讀了。讀後她向我一笑。她說：「你歡喜讀嗎？多着呢。值得這樣大驚小怪？我現在只知道樂，不知道苦。」她說完又是一笑。她來抱我，我在她那笑聲中，我眼前只見那個信封上發出一道帶青綠色的悽慘的光芒，射到她的臉上，她

的臉色變了，不是從前那個可愛的臉了，牠非常猙獰可怕，彷彿她張開了大口，要來吃我。我從她那強有力的擁抱中掙脫，我逃了。

——我很感謝這封信。我現在天天讀書，我覺得分外的有精神。自從發現這封信以後，我整個的人生觀和宇宙觀都改變了。我十二分感覺到人性的兇惡，與戀愛的虛空。這樁事發生以後，當時雖受了一個很深的刺激，似乎非常苦痛！但現在宛如隔世，今日的我，不是昨日的我了。昨日的開遠已經死了。我現在覺得一身如飛燕一般的輕，寸心如秋水一般的清，認識了虛偽的社會，看透了造惡的CP……」

(完)



## 龍王洲的麻瘋病人 (游記)

法國朵爾日雷司著

李青崖譯

——安南游記十三之一——

「不必，您不用害怕，您將來可以看見他們真是

可愛的」，這是女修士阿黛林姐姐對我常說的話，每

逢我向她談起龍王洲那些患麻瘋病者，她那些鄰居。

· 可愛的，對呀，她說過都是可愛的……

我很敬愛阿黛林姐姐。當初她在南美洲的甲恩島

Guyane 過了十二年的生活，隨後她才到交趾來，在

這裏，她又快要經過二十年看護病人的生活了。她初

到交趾的美杜市的醫院裏的時候，便要求看護那些隔

離病房。

「我對於種種有傳染病的人，素來格外歡喜一些

」，她從前帶着她那副不朽的微笑，說過這句話。

從此她就沒有離開她那些病人了，——譬如害虎

列拉的，出天花的，害腸熱症的，被瘋犬咬傷的之類

，——那都是到了被那些醫治跌打損傷和發賣草藥的

人所謝絕而誰也不敢和他們接近的時候，才被他們的

家庭送來的。

——阿姐，我有時候對她說，您真地叫我詫異。

您甚麼也不怕。於是，她微笑着。

——我？但是我是很害怕的……世上有三件東西使我胆裂：魔鬼，雷和蛇。

說到雷，在此地氣候乾燥的月份裏，那些濕雲堆攏來的時候，我們時常聽見雷鳴。蛇呢，這東西也真不缺乏。至於魔鬼呢，阿黛林姐姐却永遠不會看見。

她對於交趾這種熱得壞人的氣候，絕不抱怨地熬受着。每日陽光當頂的時候，大眾都睡午覺，而她却來往奔波絕無倦意。

這回慫恿我到龍王洲去的，就是她。自從我在東京看過江崙麻瘋院以後，想到再要看見一些害麻瘋病的便覺心上不甯。現在我依然記得那百十來個作孽的人，他們那時候正從一些四面無牆的馬棚般的破屋裏跑出來，跟在我的後面，一面行禮，一面呻吟：

——救命……我們太受凍了……我們太作孽了……

那天，我真地自認為慚愧得很：既然是一個白種人，又是一個經傍人引導着的紳士，並且更使這些作孽的人以為是一個巡視的官吏。

——他們並不是兇惡的，這些窮鬼，那個老年的監護人對我說過。

隨後，他又指着那些腰上繫着綠皮帶因而自豪的團練兵一般的人向我說：

——我却反而當心那些光棍……

江崙的那些害麻瘋病的，就堆集在一片每年必被大風和大水所毀壞的空地裏過活。誰也沒有勇氣修理那些破屋，並且在上一向大雨之後，那些屋頂破壞不堪，於是那些害麻瘋病的，便都躲在那座由那個教士——一個結壯的大鬍子——不用建築師也不用泥瓦匠而親手用農夫手腕造成的教堂裏面。

那神甫不像從前，已經失掉在這些害麻瘋病的那



岸裏過活的權力了，那本是一個有意思的地點，並且應當有許多人豎羨牠。他於是便在附近的一所不潔淨的矮屋裏蹲着，有人看見他從早到晚，在那條通到那空地的海堤上往來不息：這就是宗教上的獨立受了保護……

宗教上的獨立，信仰上的自由，在那這七百個被人世放棄的犧牲者的環境裏，彷彿都是謬誤的事！從來沒有一個上等安南人，一個村長，一個官兒，肯到這個使人厭惡的空地裏，說一句安慰的話，許一個願，抱一個不平……這傳教師，他，却到了這地點。於是，漸漸裏這些害麻瘋病的人，却皈依基督教了，唯一的理由，就是有一個給他們和和氣氣談着的基督徒在那裏。這些有自行墮下的發青肢體的人妖，都用那種表示尊敬聖母的布圍着項頸，每天晚上，用輪值的辦法，叫一個人睡在那教堂的門前，去防備有人偷竊他

們所有的財產：那副在賽會的日期做抬運聖母之用的紅漆描金的轎架子，幾面繡花的旗子，和那些法器。

他們並不是全體使人害怕的，江崙的那些害麻瘋病的人，並且我還記得一個可以稱為俊俏而除了雙頰略帶紫暈以外絕無其他病徵的安南女人。那時候，有一個立在她對面而面孔腫爛的老婆子，叫她和我擁抱，以致他們都大笑起來，繞着我身邊跳躍，並且其中有一個還向我伸起那雙斷手，那雙指頭落盡的變形的手。那真是殘酷的，那一羣跳着垂危者。那些痿痺的——就是那些腳板已經落盡的——却在床上撐起身體來看，於是在那些排列不密的竹子縫裏，露出了他們那些浮腫的或者滿蓋着癩疤的面孔來，並且他們都竊竊地笑了。當我正預備離開那地方所見的那件事，就是那些害麻瘋病的人，在當天早上用一隻小船的朽了的木板，給他們當中某一個所做的那副棺材，那東

西被人豎在那所大的破屋前面的地上，真像一隻站崗警兵的籠子。

——木料真貴，有人給我這樣說明。並且又因為他們每個月祇領得三塊錢的伙食……

江崙的這件紀念，本來使我不安。然而却因為阿黛林姐姐的好處，便有另外一個紀念，拿牠消滅掉了。

龍王洲在涓公河的河心，對着美杜市，豎着牠那些成林的棕櫚。那河面在這一段，是那樣寬闊的，並且夜以繼日被海潮所沖蕩，所以那些小船不容易渡過，有時水力還拿牠們推倒離碼頭很遠的地方。在這岸，涓公河刷洗這洲；在那一岸却相反了，河水拿牠所沖下來的泥沙停放在那裏，所以這座被河水所刷洗的龍王洲，在不知不覺之中移動起來，末了也許會和河岸連在一處。這就是那些害麻瘋病的人的洲了。

在我們歐洲的人物前面，提起麻瘋病這稱名詞，

便有一大些在書上見過的亂七八糟的事情，湧到我們的神經裏。於是像機械作用一般，想像到一些沒有嘴唇又沒有眼臉而在恐慌中等死的生命。看見那個滿蓋着癩疤的面孔，聽見那種骨節發響的軋聲。種種惡疾的現象都聚在一處了……但是在實際上，却另外是一椿事。我現在在自己的記憶裏搜索，不願自欺欺人，不願壓住自己的情緒，又看見一些在一個熱帶花園的樹陰小徑上一所軒廠的平屋前面跳着舞着的生命。是的，這就是我這次第一件目觀的事……

他們看見了我們，一下就跑了過來，其中有一個，頭上頂着一個用五色紙板做的龍頭，另外兩個，却拿着那條用紅布做的尾巴，於是那陣跳舞便開始了，在我們前面且引且退。這真和我所等候的不同，有天淵之別了，這陣在二十來個被麻瘋病所侵蝕而笑聲四起的銅禁者的隊裏的陡來跳舞……

爲着感動人心，我那時候是否應當隨隨便便描寫幾句，拿這些用一雙怨眼瞧着那一帶被另外的人居住福地般的河岸的，並且尋覓那一些輕舟遠影的孤苦伶仃的人表示出來嗎？不應當，我何必故作違心之論呢？……人類無論黃白，對於一切的困苦，一切的痛苦，都是低頭的。他對於痿痺，對於疼痛，並不習慣。即令那些由時間束縛在他們身上的種種傷痕，也是一樣的。過活而已，僅僅過活而已！……

看到這些肉體將要片片墜落而自信明天在垂危的境界裏得着可憐的幸福的生命，難道不是奇事。並且比恐怖更大一些的吗？……死亡嗎？他們太熟識那東西了，所以並不害怕。於是受着這種刑罰的人，便在跳舞的時候忘了一切了……

那個頂着那隻畫得花花綠綠的笨腦袋跳着的人正去掉他的面具。

龍王洲的麻瘋病人

——很好，米洛，那院長說。

米洛？……並且有人和他說法國話？……於是我就把他仔細看了看。他有一張害麻瘋的病人式的獅子嘴，但是在這張顏色像白臘般的發了腫的面目下面，我多少猜着一點歐洲式的東西。

——這不是一個安南人能？我問。  
一個女教士回答道：

——不是……這是個小的法國人……大概有十七歲光景……我們祇知道他的名子叫做埃米爾。大眾都叫做米洛……他們父母——據說是法國官吏——在回法國之前，因爲他害了麻瘋病，便拿他去在堤岸市。那時候他祇六歲……從此他們永沒有離開這裏。

米洛拿他的草帽放在肚子上面，向我們端詳……他瞧着這些法國人，這些白種人，一些像他父親一般的人，應當想些甚麼呢？……命運之神是唯一能寫這

些小說者；倘若由一個作者撰述，我們祇好聳着肩頭表示詫異。

我給了米洛一塊錢，當他伸出他那隻手來的時候，我的手禁不住縮得快了一點。

那個做繼母的和那個光棍，他們在一九一三年，如同拋棄一隻狗似地拿這孩丟到一條街的角度裏，將來會看見我寫的這幾行字嗎？我願意他們會看見……使他們非知道他們的兒子在龍王洲的麻瘋病人堆中對着參觀者跳舞討錢不可。

——他父親沒有死嗎？

——沒有，還活着呀：您忍耐一下罷……

有許多麻瘋病人，看來真是令人難受，那副臉，顏色是死白的，浮腫得凸凹不平，簡直是一棵硬菜花；尤其是那顯然受着病的肢體。一些自行枯化的藍顏色的腳，一些掉了指頭的變形的手。我們可以說他們

竟在活著的時候腐爛。

在一條席子上，一個蹲着的老婆子左搖右晃。這一個真使人害怕，皮膚掉了一些，肌肉血紅地露在外面，如同拿她在沸騰的油炸過似地……

——那個可憐的人，那個女修士說，還要給她打……

他們用嗎啉針麻醉她，使她可以死。同房的其他女病人都不看她；可見習慣是……

每逢傍晚，那條隔斷男女兩部病房的小溝便可以通行無阻。於是那些男麻瘋病人和那些女麻瘋病人都各在各處的空地裏聚會。院長故意裝着不看見，女修士們也一樣……在那些竹籬的底下，可以聽得見他們的說話和唱的聲音。黑影拿他們一個一個遮住了。

若是他們生下一個孩子，那做娘的便乳他；但是一到斷乳，倘若被人認為健康的，便有人取了出院，

再送到固有的家庭或者送到一個慈善機關去撫養。倘  
 若巴經了麻瘋的傳遺，便留在院裏，就是增了一個麻  
 瘋病人。  
 這個誰也不願涉足的小洲，難道不是活人一座公  
 墓嗎……  
 (完留)

# 時事月報

九 月 號

釐金制度的今昔……………	程錫庚
銀價低落經過與救濟意見一般……………	童蒙正
華茶貿易之衰頹與救濟方策……………	趙鏡元
西藏遊記……………	劉曼卿女士
韓國之現狀及其革命趨勢……………	趙素昂
阿比卒尼亞維新運動……………	雷海宗
歐洲聯邦計劃與其經濟背景……………	殷公武
國際法典編纂會議之結果……………	于能模
一九三十年比國國際展覽會參觀記……………	丁作韶
一月來之國內時事……………	陳懋解 梁敬鐸 雷嘯岑等
一月來之國外時事……………	衛挺生 陳民耿 李趣俊等
時事插畫及第二次國畫懸賞揭曉……………	梁又銘 梁中銘

每 冊 出 月 每 冊 每 冊 每 冊  
 定 價 大 冊 均 有 經 售  
 冊 五 角 二 冊 均 有 經 售



# 師 叔

陳曼若

特孟終於由S埠到N都來了！

原來前幾日已經接到了他的來信。然而在這窮到連吃蠶豆的錢多沒有的時候，這消息是如何的使我驚惶失措呀！論理：特孟是我最鍾愛的學生，而且是我一位相依爲命的朋友的愛子，一年的離別，常常在記念着他；這次，他爲着考學校而到了S埠，我原想去看他的；可是，一計算往來的旅費，這念頭結果還是打消了。他現在自己願意來看我，這在我，是多麼便宜，多麼愉快的一回事；然而，我聽到他要來的消息，真的，反而不願意起來。

「蠻南！你這自私自利的，爲什麼墮落到了這步

田地？特孟的父親待你委實是不錯呀！特孟遠道來看你，他的意思又是何等的誠懇？你怎麼連人類普通的情感多喪失了？不願意吧？你問問自己的良心。」我時時刻刻是這樣的念着念着，然而，還是不願意他來。

「你們這裏有位姓楊的麼？」這種怪熟的聲音，偶然從廳子裏傳到我的耳鼓。

「姓楊的麼？唔……有！有！」號房在回答着。

「先生貴姓？」

「左，我從S埠來看楊先生的。」

「哦！特孟來了！」我高呼着，拋下書本，從床

上忙坐起來，着了拖鞋在外面便跑；雖然，同房的人都在驚異我的動作。

「師叔！」

「你來了！客廳坐。」

「這位貴姓？」

「這是我朋友王君，一路由S埠來的。」

特孟穿着白夏布長衫，裏面是一件白竹布的學生裝，儉樸的規模，與一年前初無二致，不過，身軀較一年前高多了，而且很胖的。

「師叔！你較去年瘦些吧？」

「我自己也不覺得，不過，這一年來飄泊的生涯，也够苦了，所以，精神總是疲憊的很！你父親還是原樣子麼？」

「還好！但是，總喜歡打不平。局裏的事很忙，有時，很難兼顧，常患着胃病。」

「不平的事也太多了，尤其是在這封建勢力瀰漫着的今日，憑着一人的力量去打，也就打不出什麼結果。唉！他總是這個皮氣，……然而，也好，多少給社會一個警告。你母親呢？」

「到也康健；祇是弟弟妹妹有點淘氣。」

「……………」

「……………」

在這一番談話中，我明白了一年來他家裏的經過，積下了許多不甯的心緒，也深深得到了慰安。

「王先生現在？……」我祇顧和特孟談話，竟忘却了王君所以，連忙回轉頭來敷衍着。

「現在WH大學讀書，因為在S埠過暑假，不久開學了，所以伴着胡君到W城去，好在胡君也是去WH大學的。」王君操着很流利的國語答着，雖然他是K縣生長的。

「哦！很好的！特孟這次要算是第一次的離開家庭，有你先生在一塊兒，那末，一切可以放心了。」

「王君是一位長於文學的，作品很多哩。」特孟特別爲王君向我介紹。

「淺薄的很……」王君很謙恭地，一種局促的神情，顯着手足無措的模樣，所以，我不敢再恭維他，覺得在這時去恭維他，有點近於侮辱或壓迫。

沈默了一會，各人呷着茶，搖着扇子，口中噴出一溜一溜的烟，在透明的光線中浮着；有時竟結成一兩個連環，漫漫地展開展開，突然地從窗門口飛奔出去了。

「我們這次真好笑，在家裏帶幾個錢，不料在S埠住這麼久，弄的到K埠的旅費多不夠，」幸得師叔在京裏。」

「唔……這也沒有什麼？出外的人常是這樣的

。」我故裝着鎮靜，雖然，這時的心情，比他們剛才進門時更感覺異樣的震動。

「我們預備在這裏頑幾天，再到N城去取錢，取了錢才能到學校去。師叔！這裏好頑吧？你是很熟的啦。」

「不過，各人的性癖不同：講建築，是根本談不到。講娛樂，除了一兩家電影院外，也沒有什麼可頑。雖然X廟一帶，人們常說那邊熱鬧，但也不過熱鬧而已，其實，破爛不堪的房子，歧嶇不平的街道，一見就令人失望。什麼X河，簡直比蠶池差不多，水雖是綠，然而過於綠了，綠到不看見底。還有，什麼歌星啦，野鷄啦，流氓啦，西裝少年啦，……熱鬧兩個字，似乎也很確切，祇是，我總不大願意去，其餘名勝地方也很多，但也不過名勝而已矣……」





上走來，特別的有節奏『開：開：開：開：』在由電話室回到會客廳的時候。

『明天有船哩，嘿！』我掠開門簾，高聲報告他們。但一想，不對的，我們乍見仍離，應該是引為極不愉快的，剛才這副神氣和聲音，是滿帶着慶幸他們即去的色彩，教他們瞧破了是如何的不好呀！忙着，馬上轉了一副悵惆的面孔說道：

『我本想留你們多住幾天的，唉！這怎麼辦？』這幾句話，好像脫口而出，沒有經過思索的，說來很不着力，輕浮的很，『蠻南！你又說假話了，天曉得，你有什麼資格留他們多住幾天？自欺欺人，算了吧？』良心又不住的向我下警告。

『走，我們還是走的好，楊先生！最好不要留，反正將來見面的日子很多。』王君似乎很堅決的了，『沒有瞧出我的秘密吧？我兀自耽心着。』

『……………』特孟悶坐在一旁，呆望着我和王君對話。

※ ※ ※

汽車過去，一陣飛沙夾着一種汽油的味道撲上面來，在馬路上走時，這差不多成了每人應享的義務。王君提着小小的皮箱走前，我和特孟并肩地在後面跟着。

『可憐他們很辛苦地跑到這裏來，原是希望頭幾天的，誰知我這自私自利的，不，喪了人性的，死死地逼着他們走。從早上到城裏來總計不過七八點鐘光景，什麼也沒有看到，頑到，連館子多沒有上過一次，蠻南！待特孟應該是這樣的麼？』

『師叔！那邊是什麼山？』特孟指給嶺北很近的一個山問我，我這時纔抬起頭來，原來祇在思量，不覺到了XX部左側。

「那山麼？就是有名的XX山呀！山半一堆白色的建築物，便是□□先生的墓。」

「哦！」特孟現出驚異的神色說道：「那便是X先生的墓呀？說着便停了步，凝望了一會，繼續說道：『聽說建築很雄壯的啦，可惜沒去看得！』他——特孟一時呆住了。王君催着他走，祇是，他走一步，又頻頻回過頭來，表示無限的留戀。」

我默然，本來也慚愧到說不出話了。

我們繼續地向前走着。靜悄悄地。

「特孟！這次呀——這次你到這裏來，我是沒有滿足你……」

「……………」

「前天曾寄一信給你，囑你遲幾天來，因為要月底才有錢拿，最近這一晌，簡直苦到無可再苦了，這信祇是你沒有接到。」停了一會，我又說道：「從前

在A埠的時候，每月也不過近百元的生活費，然而那時還有賸餘的寄回去，現在就大大的不同了。都市生活？都市？恐不過苦是不必來的。」我說到這裏，不由自主地嘆了一口冷氣。王君在前面按步就班的在走，我們的談話更密接了。

「淑姑：」特孟開始向我報告一件事似的。

「什麼？淑什麼？」因為馬路上風大了，所以聽不大清楚。

「淑姑啦：」特孟很重的說着。

「怎樣？」我有點驚惶，便追問着。

「她說：『你爲什麼不去接她？』她說：『你約定過了端午便到她那裏去的』，端午過了，你還是沒去，她天天指望着，究竟幾時去接呢？師叔！」

「你爲什麼知道這事的？」

「因爲她不時到我們局裏去問信，媽說：『會了

師叔，要我說一聲，」有一次，大約是五月底吧？她清早跑到我們局裏，那時，我還在床上，媽起來了，招扶她在天井中坐着，一提到你，她說話的聲音也嘶了，這是我親自聽到的。媽又說：「你囑咐師叔早點來接她，她最近的情狀很有點異樣，怕弄出危險來，因為同我談話，不時吐着清水。」……」

「唔……」

是的！特孟來 N都我料到一定有許多關於她的消息，但是，消息如何？我委實在顫慄着。

「這事……」我輕輕地向特孟說道：前幾天你父親也來過信的，我所以沒有去的原因，已經回信說清楚了，淑姑的憔悴，正和我的憔悴一般，這也不必多說，反正她一顆通明透亮的心我已完全拜領了。爲着世局的不安定，爲着生活的沒保障，恐怕接了她來，反而使她更加憔悴，所以，我總是慎重而又慎重。唉

！在一榻糊塗的現社會之下講戀愛，結果，是只有痛苦與悵惘呀！除非公子和小姐。」說着，我精神特別提的高。王君也不時回顧我們哩。

「論性格，淑姑有那末溫柔，再加上一個幽靜，論見解，淑姑有那末超特：身材是那末嫵娜，更有那末一見便令人陶醉的雙眼，呀！這是多麼一位賢慧的主婦的風格呀！淑姑！你死心塌地的戀着我，我可以驕傲一切了，我是可以驕傲一切了，你知道你認爲唯一的安慰者的我，現在是如何的受人冷眼啊？這情形——這情形倘使你見了，你又該如何的爲我痛哭啊？我爲着尊重我「愛是不加害於人」的信條，甯肯使你暫時寄居在清苦而淒涼的冷宮裏，你不怪我殘忍吧。人們對我的殘忍，其實受苦的，還是間接的你呀！淑姑！我將不顧一切了，我將冒一切危險來完成我們的願望，我們在無可如何的時候，便雙雙緊抱着

投江死吧？人生？意義？我相信，祇有真情，世界上祇有真情，是歷劫不磨的，淑姑！我們情死吧？與其不生不死的活在世上。」

我聽了特孟上面一段話，便如着了魔也似的，是這般的叫躍着，特孟和王君雖然沒有聽到我的聲音，然而祇覺我走的很快，他們昨晚在車上是沒有睡足的，因此，相距竟有幾丈遠了，在他們很遲重的步伐和滿面的汗珠上，證明了已感着十二分的疲乏，

「坐車吧？」

「好的。」兩人同聲回答。這時，我慚愧的心理，突然又浮了上來。

「祇願說話，所以忘記叫車子。」

「嘿！」特孟笑了一笑，和王君走到馬路邊一顆白楊樹下來，三人忙着揩汗，經過的黃包車夫，一聲不了一聲的招呼我們，怪討厭的，祇好扳着偉人先生

對付謀差事的窮小子們的面孔對付，唉，罪過！

N山頭的草色，在秋風和烈日的夾攻中，已非復昔時那般秀雅宜人，城外參差的茅棚，和零亂的磚瓦，錯雜在馬路的兩旁，這一角荒涼的郊野，真够傷心人玩味了。」

我們的汽車，便沿着這荒涼的郊野前進。

美 美 美

一座三層的樓上，有間小小的客房，前面臨着大江，有圍欄一道，可以憑眺；房中擺着一個鋼絲床，床上掛的一張白竹布的帳子，一鋪草席，上面印着紅綠的花紋，枕衣和夾被雖然舊了，但也洗的很白。左側是一個方式的寫字檯。右側的角上，擺了一個半中半西式的梳妝檯。幾把骨牌式的橙子，很不規則地安放在寫字檯與床鋪之間。在潔白的電光之下，呈露出一種幽靜的色調。——我們爲着明早搭船，所以，今

夜便在這房裏住下。

休息了幾十分鐘，便先後到圍欄邊乘涼。晚風吹來，各人很長的頭髮便亂蓬蓬地。

今晚的江景太美了。對岸的山，換上了深褐色的睡衣，江中的水，也蓋上了金黃色的薄被，在晚霞的掩映中，這一幅無可名狀的畫圖，只有使我們默然而又悵然。

「肚子有點餓了。」特孟說。

「我們吃飯去吧？」我提議。

「好的！」王君贊成。

我們從旅社出來，在一條窄弄裏找到了一家小吃館，我們進去，上了樓，揀個靠街的位子坐下。樓底下煤爐的火氣，夾着辣椒的氣味，一陣陣浮上樓來，令人特別的難受。食案上的油膩，沾上一層層的灰塵，見了有些作嘔。然而，最近的我，連上這種館子的

資格都沒有了。

堂官上來，我們要了幾樣菜，他拿着單子下去了。他那赤着的上身，比食案差不多，而且顏色也相彷彿。

「今天祇借了三元，買餃子和紙烟耗去了半元，坐汽車耗去了一元，明天房租還要一元四角，……不夠……自己進城還要坐車子……這裏至少要一元四五角，怎麼辦……無論如何沒錢，飯不能不吃吧？……」我一面吃着飯，一面在計算。

「不如裝點馬虎，讓王君會賬吧？……不行……好的……如其王君不會賬，我便會好了……：……唉……世上許多無廉無恥的事，恐怕都是迫不得已的時候做的吧？……」我決定後，便爭先吃完了飯，一個人憑着闌干，裝着看街的模样。幸而是晚上

，如其在日中，我這副臉皮真無處躲藏了。噫！『我爲什麼做出這種事來了？』自己在驚異自己突變的行動。

他們先後吃完了。接着便在漱口，我弱小的心，這時跳的很速，一呼一吸之間，至少有六次八次。

不多一時，王君果然從口袋裏掏出兩隻銀元，很從容地向食案上放去，鏽……鏽……的聲音，好像在譏笑我，在蔑視我。

『盪兩！便討米也不願你幹出這種事來，光明磊落的丈夫，做事放爽利些吧？』我已經忍無可忍了，心理又起了一次突變。

『王先生！等我會』

『一樣的，我已經拿了。』

『不必！』我忙轉身來，從食案上拾取王君兩隻銀圓，經過幾次的爭奪，才送到他的口袋裏，結果，

由我會了賬，便一道出門。

很舒服的，走路也大方了。覺得現時的我，比剛才縮在樓上小閣前的我高大多了。恍如新浴之後，忽然吹上一陣涼風。邊走邊說地，週身充滿着無上的快慰。

我們回到房中，王君就在寫字檯前作家書。我和特孟依然倚着圍欄閒話。

『後天下午便可以到K埠，晚上便可以到N城了。這去要穩重些，到了W城再寫信來。你今年不過十六歲吧？』

『是的！』

『年紀很輕的，一切都要小心。現在的社會，時刻在誘惑意志薄弱的青年。前有猛虎，後有毒蛇，隨時可以使我們陷入極端恐怖的狀態之中，特孟！你要提防着。』

「現在的人們，儘在欺騙和虛偽這方面用工夫，我們沒有狐狸般的柔媚，也沒有狡兔般的詭譎，我們只有在時代的競賽場上跌倒的。然而，我相信，我們終於會得到最後的勝利，祇要我們堅持着，吃人的魔鬼，在朝陽照臨到人世的時候，牠們會有潛形滅影的一日。世界必竟是人的世界，絕對不是魔鬼所能永遠佔領的。」

「……」  
「無論是什麼了不起的學說，無論是什麼了不起的主義，然而，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人，然而，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人，然而，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人，我們不要迷了本性，要充分的樹起獨立的精神，盲從與抄襲，特孟！許多青年是因此墮入萬丈黑暗的深淵去了！」

「你父親來信說：『當你過我這裏的時候，希望我對你作深刻的談話，』特孟！唉！我有什麼可說？自己還是一個在歧路上徘徊的青年，一切的一切，都感着空虛和沒落。然而，我覺得過去許多不着邊際的思想，早伏下了今日的病根，我深深地懺悔。特孟！我要新生了，我將從現實的園地中，用自己的力量，建造起燦爛恢宏的宮殿，我否認一切，我祇承認我自己！現在的我！我自己！」

我帶着演說式的神氣，滔滔不絕地說了這麼一大堆。其實，這有什麼說的必要，在人們聽了，還說這是無意識的牢騷哩！然而，我愛特孟，他有剛毅的性格，和熱烈的感情，所以，我便不顧一切，作這末一段簡單的談話。

夜深了，江邊燈火，也漸漸稀了，大地上的一切



，都屈服於夜神壓迫之下，喘不過氣來。薄薄的夏布短衫，不耐輕寒的侵襲，於是披上一張絨氈，重新坐回圍邊，我們的談鋒也轉變了。

「到W埠後，多寫信來，我看最好一週一次。」

「把什麼做通訊的材料呢？師叔！」

「各人的生活呀，各人的感想呀，再不然，我可以隨時提出問題和你討論。但說話要忠實，切不要染着浮誇少年的習氣，一味的打謊。」

「師叔！你如果和淑姑結婚，切記在信內告我，我要來吃喜酒的。」

「結婚吧？這很難確定時間，不過，我總希望早日實現。」

「楊先生！」王君寫完了好幾封信，從寫字檯那邊走來，插着問道：「你結婚，我也要來吃喜酒的。」

「如果成功，當然接你們兩位，不過，窮小子討

老婆，比上天還要難。我們將來或者唱着勝利之歌，或者唱着離恨之曲，總之，一切需要自主，一切又不能自主。」

「……」王君爲我默然。

「唉！……」特孟更爲我嘆息。

門簾啓處，一位茶房送開水進來，滿滿地兌上一壺熱茶，向我們各斟了一杯，但他——茶房還沒有去的意思。

「那位先生叫條了？」

「什麼？」我駭然！「條子？叫姑娘吧？」

「是喇！」

「不怕警察麼？」

「城裏是不准的，城外可以隨便一點。」

「我們不愛這個頑意！」特孟很堅決地回覆他，我和王君也沒有理會。他纔現着瞧不起人的樣子，向

各人望了一眼去了。好像說：『你們這三個傻子。』

我覺得這真是稀奇古怪極了。似乎煞有價事地在

禁娼，爲什麼……唔……原來如此……妙……

妙絕……

※ ※ ※

嗎……嗎嗎……

崑崙……崑崙……崑崙……

在清早八點鐘的時候，上水的輪船開了。

蘆船上許多送行的人們，紛紛地散去了。我如有

所尖似的在夾板上躡來躡去，祇覺得分外的悵惘與悲

哀。

特孟呢？伴王君去了。可憐他的旅費還差上一半

！我竟睜着眼讓他是這樣地這樣地去了。這去，一切

都是生疏的地方，然而，我有什麼力量，便是一隻老

虎當前要吞食他，我除了犧牲這條生命徒手和虎肉搏

外，我還有什麼辦法？到這裏不過半天，便逼着他走

，什麼東西也沒送他一點。靠我那借幾塊錢補充旅費

，沒有應付他。他想念幾年的N都，也沒有帶他去遊

玩過一處。特孟！這樣的師叔，你是大大的失望了

！你由S埠直到K埠，是多麼的省事，你爲什麼要到

這裏來空跑一躺啊？

輪船走的漸漸遠了，站在蘆船上送行的我，祇有

充分的抱着不安的心理呆望着，直到不能望見的時候

。

薄霧籠罩了遠天的叢樹，滾滾的長江，是這般悠

悠地流着，江南江北的青山啊！你爲我截住這長江，

你爲我將客舟留住，特孟！我將向你致無量的懺悔

。

我仍然在夾板上躡來躡去，祇覺得分外的悵惘與

悲哀。

終於離開了這艘船。

「我竟睜着眼讓他是這樣地這樣地去了，去了……」

在沿着荒涼的郊野歸來的當兒，走上幾步，又回

轉頭來，向着茫茫無際的長天深深地嘆道：



## 我不能安慰你的靈魂！母親！

兵 蘇

於是他經過了長時間的煩惱，悲哀，他暫時去睡覺了，因為他已死了母親。

然而他不能安睡着，他在合眼的時候，母親生前的影像，便會在他身旁繞轉，而母親慈祥的遺言，更深刻地在他心版上叫囂着。——母親在臨終前不是說嗎？

——社會是殘酷的，牠是包含着一切的黑暗，虛偽的文明，陰險的魔鬼，紙醉金迷的自殺樂園，資本家吮血的壓迫工場……

——在不久以前，你縱然已漸近地漸近地走進了這黑暗的社會，然而我能糾正你，阻制你，鼓勵

你使出大無畏的精神，和這黑暗社會肉搏去，然而現在雖然你僅僅失却了一個母親，其實你已失却了你的指使者，終於要給這黑暗的社會所征服，或是你退縮向後轉了。

——要知道在光明的大道旁邊，有一條千萬魔鬼的歧途，牠有鮮豔的花，怪香的草，曼妙的歌聲，和包辦一切的金錢，牠們在那邊都會引誘着你，以致你必須的走入這歧途，而墮落在這萬丈深淵之中，雖然你有時想振拔，反悔，可是牠不許你，直到你滅亡！這樣，雖然母親不能瞧見你，我那飄渺的靈魂，是很悲傷的。

——假使你徘徊，彷徨，那是你有作爲的青春，變了衰頹的暮年，是可以立刻，因爲時間不能等你。

——記着吧！「世界上是沒有難的事，字典上是沒有難的字，時代在逼着你的前進。」

——但是我至今還念念不忘的，你應當知道你的父親是怎樣而死的，你要替你父親掙口氣，要安慰你母親的靈魂啊。

他坐在母親的身傍，母親珠淚一顆顆地，氣息斷斷續續地說下去，直到他母親兩隻眼睛發出異光不時的向他釘着，他的心碎了，最後他竟跑了下去，說道：「我親愛的母親啊！……」他嗚咽不能成聲了。

母親在微笑聲中溢然而逝。  
這樣的幻景，常常在他胸中迴憶着。

我不能安慰你的靈魂！母親！

霹靂一聲，震破了十多年羣雄割據擾擾紛紜的局面，軍閥，舊官僚，土豪，劣紳，一切一切的腐化份子，都剷除了，四萬萬酣睡在夢裏的同胞，漸漸地已醒覺過來，一盤散沙似的民族，也漸漸地有組織了，革命的空氣，是籠罩了全國，革命的聲浪也隨着許多東方的弱小民族，都感覺到，是需要。

他在商界內受盡了資本家的壓迫，和環境的逼迫，使他終於離開了商界，他好似一隻迷途的小羊，失了主宰，在那裏找伊此後的生途，爲了母親在臨終時的訓言，他便走進了這革命的集團，他很自信，革命是青年唯一的出路，是一條光條的大道。

但是伊不能想到母親在臨終時說：——這光明的  
大道旁邊，是有一條誘人墮落的歧途。他經不起和  
慾的引誘，這一顆本是像游星似的飄搖着底心旌，更  
加環境的誘惑，一般人的領導，他終於走進了歧途，

——這歧途便是世界民族的公敵——共產黨，可憐他還沒有知道自己是墮落了。

本來伊母親在臨終時說的：「你假使墮落了這歧途，雖然你有時想振拔，但是這萬丈的深淵，試問你能跳躍得起嗎？」他一年，二年，時間迅速地催加伊的青春，伊的罪惡的墮落，也愈走愈陷了。伊在共產黨內同時也增加了地位，一張套着假臉的革命者，在革命的集團內，宣傳着共產的政策，是很便利的，於是在軍閥，土豪，劣紳重重壓迫之下，那一般很忠實頭腦很簡單的農民，他們個個都已剝削得筋疲力盡了，在他們——共產黨——口蜜腹劍的宣傳煽惑之下，都覺得要謀生，是惟有共產了；並且共產，是立刻可以雪刷他們歷年來受佃主欺迫的苦恥。

當然的，革命的集團內，起了這無形的分化，便着實感覺到不能得到民衆的信用，同時也自覺到敵人

消滅伊們是在目前，勇敢堅強的革命者不屈的精神，奮鬥的毅力，終於將這許許多多潛伏在黨內的共產黨，驅逐了出去，爲了這一層的關係，他的假面具也暴露了，他自此便不能立足在革命的集團內，是做了一個清一色的共匪。

共產黨畢竟不甘示弱吧，他們有第三國際的津貼，有第三國際做他們底後臺老闆，他們接受了第三國際擾亂全國的計畫，是要把全中國造成了紅的恐怖。

革命的工作始終是不易的，革命底途徑畢竟是崎嶇的，現在雖然已跨過了軍政時期，但是抱着那地盤主義自肥主義的假革命軍閥，他們眼瞧着民衆的勢力是要膨脹了，他們反來覆去而未動搖的地位，恐怕也要動搖了，不安了，於是他們很容易地向後轉過來，一個個新陳代謝地暴露着他們的兇惡而神經麻木的

手段來，背叛政府，以滿足其封建制度的慾望，終於我們已經陷於絕境才想醫治起來的國家，又鬧得烏煙瘴氣了。

✽ ✽ ✽

現在他在H省煽惑了不少數的青年，想乘這革命的與不革命的大戰爭聲中，聯合起來進行他們底工作，逐步逐步是暴露他們給予我們民衆的大罪惡，在報紙上我們常常能瞧見到：「XX處遭共匪攻陷，燒殺搶X天……」這也許是他們消滅自己民族的大成功！

因爲前方軍事異常緊急，H省的軍隊，都已出發到前線去消滅不革命的敵人——軍閥，那後方的民衆，便很容易地給他們屠殺了，一天二天，他們的羽翼既豐，他們赤色的旗幟也隨時飄搖在H省的天空，更何況H省主事者的防禦疎忽，他們竟攻佔城池了，最

我不能安慰你的靈魂——母親！

後，H省的C城——省會——居然也給他們一逞獸性，許多幸運的難民，他們都說：「如果這次H省的流血匯集起來，立刻可以成功了一個血的河蕩，」

他於是志高氣揚了，他想這才不負母親的一番遺言，立了這驚天動地的事業，可惜父親母親都已不能瞧見他的成功，於是他父親在臨終時的苦況和母親在臨終時的狀貌，都立刻映演在他的眼簾之下：

——父親那年爲了災荒，少繳着田主幾年米，那帝國主義的田主，便立刻很不費手的將父親捉將官裏去，一向因爲貧困而父親勉強支持的家庭，便也立刻淒涼萬分起來，母親是一個衰弱的婦人，她哀求着田主，如犬馬般的求告，可惡那田主有錢有勢終於將母親攆了出來，母親又東搦西湊的聚了些血錢，想替父親贖罪去，可憐父親受不了牢獄的煎熬竟染了病魔，一天天的沉重起來，以致於棄了煩惱的人世而長逝了

我不能安慰你的靈魂！母親！

一八

，父親給予一個最後的警告：

「……………我現在不能做你爸爸了，總之是我沒有奮鬥向上的毅力，以致於釀成了我們這痛苦的家庭，你須知道我雖則受不了痛苦的壓迫而死了，但是我的靈魂，希望你能够此後向前途奮進去，至少也予我出一口氣，不過我現在恨不能見你的成……………功……………你……………」

這唯一的心旌上的創痕，是永永地忘不了，母親更時常說：

「你應當知道你父親死的原因，你此後便該如何的向光明大道上奮鬥去，」——

可惜他急於要成功，而忘却了他母親諄重說的「別走向歧途上去，」

善 善 善

太陽已經爬過了樹梢，長空一碧，四週沒有一朵

雲片，山腰裏却已被染得紅紅的，映着那夏去秋來的碧草，是分外豔麗。

突然，一陣急切的步伐，從不遠的地方頓時現出一張青天白日的旗幟來，跟着一批批的軍士托了樓色的槍，插了白色的刺刀，很興奮地向H省C城進發去；

三日三夜殺得慘無天日的C城，忽然發生着一種莫名的驚慌，尤其那班共匪，他們都說：

「大禍來了，我們的同志啊，革命軍來反攻了，仔細啊，我們的命運。」

雖然他是一個很是鎮定而很有才幹的青年，他也從歡快的夢中醒了過來，忙着說「敵人很勇敢啊，你們要命運，快努力殺敵吧，要知道你們不去殺他們，他們要來殺你們的啊！」

於是大砲聲，步槍聲，嘶殺聲，哭喊聲，震動了



全個C城，因為預備最後掙扎的共匪，是各人都忘却了伊們的生命，來作最後的抵抗，所以直到翌日的下午，共匪四面受了嚴重的壓迫，便退出了C城，許多許多的共匪，是沒有逃出，經了多天的搜捕，才算澄清了。

※ ※ ※

「喂老伯伯！我是迷途客商，爲了戰事的關係，請讓我在這裏耽擱幾天吧。」當許多共匪在踉踉跄跄退出C城的時候，他爲了勒索商號金錢，很不幸的落後而不及逃出去了，於是他祇得暫時想藏匿在民衆的家裏，很不得已的向着一所劫後餘生的小商店的經理哀求着。

「不能，不能，現在共匪方才退出，難免有黨徒匿跡，我看還是去住宿旅館吧，比較的也很便利，須知道藏匿共匪，這干係我們真擔負不起啊，何況共匪

我不能安慰你的靈魂！母親！

是我們且省民衆的公敵呢？不行，不行。」經理先生燃着八字式的短鬚，很決絕地說。

「啊，老伯伯！我實在對不起得很，我祇消在這裏耽擱幾天罷了，至於房飯金呢，那是不消說得的。」他是何等靈變，他見哀求不來，祇得忍痛地在身邊摸出了一卷鈔幣，笑嘻嘻地用利去引誘了。

畢竟是錢能通神，經理先生立刻那一副嚴冷態度，給那金錢所誘惑，頓時面色融和得多了，方才決絕的口吻，也比較婉約了，他說：

「這樣吧，你現在在這裏耽擱幾天是可以的，不過不能久居啊。」

「那自然，至多也不過三二天。」於是他立刻好似已得到了救星，他本不想久居的，不過暫時避開，乘間溜出城去，再圖伊們的大舉；

每天在店中人說話之中，「今天捕獲共匪十多個

，已槍斃了。……」這樣的消息，差不多時常會流進他的耳朵裏，同時他也感到十分危險，和自己的罪惡。

不久不久，他竟給偵緝的偵察到了，他鐵索琅瑯而從將官裏去，本來確鑿的證據是無可諱言的，當然的，他是一個共匪的首犯，是怎能避免了死罪呢？

明天C城的十字街頭，槍斃了一批共匪，他當然也很不幸的佔了一分子；非常整肅的刑場上，他才覺悟了，他覺得眼前有一個清淅底印象，很觸目的是伊母親臨終時的狀貌，他覺得耳朵裏也似乎有一種聲浪繞動着：

「……墮落在這萬丈深淵的歧途中，……要直到你滅亡，你何嘗替父親掙氣呢？給母親的靈魂以

安慰呢？」

母親臨終時的遺訓和淒涼的狀況，殺人領導着伊們同志的痛快，驚天動地的事業迷夢，領袖金錢的無限慾望，一切一切都在他的心絃上瑟瑟的彈起來，奏了一支「醒來吧！」的歌曲，他大覺悟了，他懊悔走進了歧途，他懊悔做了共匪，他懊悔不能替父親掙氣，他懊悔不能安慰的靈魂，終而至於發狂了。

母親的印象還在他前面微笑的立刻着，他立刻雙手撲了過去狂叫着說道：

「母親！我負了你，……我不能安慰你的靈魂！母親……」

呼！呼！呼！「爽快啊，共匪的首領槍斃了。」

八月廿六日作畢於吳江



## 誘惑的掙脫

王墳

是在一個細雨霏微的秋天下午，S縣的一條靜僻的柏油馬路上，已經全然好比是一片晃亮的鏡子了。

站住了腳觀望，終於在一個三號門的門口疑遲着不走了。

因為雨，這路上更其靜僻，偶而在中間疾馳過一輛裝

「這裏大概是的吧！」戴眼鏡的一個青年說。

載着肥頭胖耳的富紳巨賈的汽車，但倏忽間仍然在一

另一個人回答：「大概是的！」

條灰白的煙氳中消逝。電燈已明，在馬路的潮溼的平

「然而也沒有理由。」

面上，映出一點點光亮，顏色看去是非常的慘憺，使

「不，他是所謂普羅的文學家，在這門口裏生活

一個人感覺到雨的都市中的落寞情形。

是很恰當的。」

這時在路的左邊有兩個青年行走着。兩個人一樣

「哦，然而不也太好嗎？終於仍舊是一幢寬敞的

是穿着青布的長衫，黑襪和一雙橡皮底膠鞋，頭髮也

房子！」

是一樣的蓬鬆而凌亂。在路上行走時，不停地東顧西

「不，裏面還有洗衣作呢！你看門口的那塊洋鐵

牌，好似要找尋什麼的樣子。每到一個門口時就抬頭

牌。大概在這裏和人家合租的了！」

『那末我們去問一問？』

戴眼鏡的一個人走進門口，問：

『裏面有張先生嗎？張叔子先生？』

另一個青年走上前一步，說：

『穿西裝的，一個中年男子，約模有三十多歲的

張先生有嗎？』

門裏的那個人向他們睨視了一下，好似在思索的樣子，繼而直截的說：

『沒有，我們是洗衣作。同住有一個房客姓章，但不穿西裝，年紀而且也有五十多了。』

『哦。』說這話的青年向另一人表出驚奇樣子。

『謝謝你。』向門裏的人說了，隨即兩人踱出門去。到馬路上又停住了。兩個人用衣袖揩拭額上及臉上的細雨。

仍然是戴眼鏡的一個青年人說：

『龍文，那到什麼地方去找？』

『這真奇怪了，他難道不住在這裏的？……』

江水，我們可去問問路人。』

『然而那裏來的路人呢？』

兩人在細雨的飄拂中躊躇了。

從江水的記憶中，忽然飄起一點關於XX路的概況；就知道這條路是一半在租界而一半在華界的，方才進去的那個三號原來是華界的三號，對着馬路的那邊是租界的房子了。一盞盞門燈，很整齊地排列在每一個石庫門口，只隔着一條馬路，情形是迥異到如此了，真不能不使人浩歎。江水之所以到華界來找張叔子，因為他知道普羅文學家的生活一定很苦，自然毫無不合稱身份的理由，現在既經失望，而看到從袋裏摸出的信封又是XX路三號不誤，於是他便催着龍文走過馬路去了。

過了馬路，在水門汀的人行道上走着，兩個人的眼睛，仍舊在尋找門牌。

在三號門牌的住宅前，兩個人站住了。這房子和別的另一樣，外面是短牆，正門是鐵柵的牢固的門，裏面聳立着一幢很精緻的洋房，顯見在洋房的四周，還有好許多空地。兩個人站住得的確發呆了。

「江水，錯了吧！這末好的房子！」

「錯了？」

「一個無產文學家，那裏會住到這樣好的房子呢？你真是呆漢！」

「呆漢！」

「無產——啊——」

「但明明白白寫着X路三號，當然在這裏了。」

「我們不要記錯了！」

於是又摸出那張信封來看，奇怪，的確是S縣X

X路三號。

「進去問問吧！」

「這末好的房子，那裏會住這種文學家呢？不是徒然的！」

「他既然請我們來，當然有什麼事，而且我們這一輪白走也太說不過去了。」

「太不稱身分。他又不會在這房子裏做當差的，

笑話？」

兩個人很神祕地笑了。

「沒法的了。龍文，我以為進去問它一問，免得白走。」

「但，百分之一百是沒有希望的吧。」失望的語氣。

江水在捏門鈴時，龍光還咕嚕着說，「叫人家到S縣來，却又不寫明地址！」

門裏有一種粗暴的聲音問：『找誰？』

『找張先生，張叔子先生。』

『你們是誰？』

門仍舊不開，在鐵柵門中，現出一個一臉橫肉的

聽差模樣的人。

『張先生在家嗎？』

『你們是誰？』聲音更粗暴。

『我們是姓龍同姓江的。』

『有卡片沒有？』他的眼睛凶狠地望着。

『沒有，你去通報張先生，是張先生叫我們來的

！』

他咕嚕着往裏面走了。外面的人雖然氣忿，但仍然互相顧視驚訝。

半響，有個人出來開門了。仍然是那個人，然而說話的聲調以及臉色全兩樣，變得和緩許多。江水和

龍文在他的招待下走了進去，遙見張先生已經立在洋房的門口。

突然間有一陣狗吠，兩個青年人駭的一跳，因而立刻同那個立在洋房門口的人招呼：

『張先生！』

張先生就趁此說話了：

『不要緊的，……狗是關閉在棚裏。』

於是由張先生的領導，一直上樓走到一間臥室裏，坐定了。兩個青年只是用一種十二分驚訝的目光，注視到周遭的一切。臥室的靠東壁是一張半鐵床，床上是鴨絨的綢被。床前是一張紅木的小茶几，几上放着一座張着繡花罩的檯燈。如今坐着的地位是在西壁的方桌邊。中央著書桌，安放許多俄文同日文的書本。……一切的一切，全使這兩個青年驚訝而奇怪。張先生就坐在書桌前的紅木搖椅上。

一個男聽差送進兩杯茶來端在兩個人面前。江水開口說話了：

「張先生，這住宅住了好幾年了吧？」

「是的，在這裏已經有好幾年了，這房子買得很便宜，空氣也好。」

「哦……」

兩個人看到張先生臉上的傲慢神氣，心理頓時起了惡感，加以名為普羅作家而生活竟如此闊綽，使他們更加懷疑。

並不虛偽地裝出厭惡的臉，龍文和江水望着那杯茶沉默了。心裏是無限的懷疑：懷疑到目前一切人類的虛偽，明明是一個資本家一樣的富人，却口口聲聲唱着無產文學的高調，即如目前的張先生，不也是這一流的人物嗎？其他的所謂普羅文學家，大半都是這個樣子了？龍文在懊悔自己不該聽江水的話，遽然動

搖他民族文學的主見；而江水也在懊悔着自己不該不聽龍文的主張。兩個人看到目前的情形，心裏同樣想到了民族文學的需要；覺得要救目前的中國，民族文學是需要提倡；普羅，是一班出風頭的人，煽惑了青年人去上當的。自己高踞在豐富的生活，儘自去誘騙一班意志不強的青年人去上當。結果是使這青年人失望而懊悔得可憐。……

這樣想着，那位張先生說了：

「兩位，今天請你們來，是爲要在K縣作一次極大的運動，對於我們的普羅文學，在K縣恐怕還不什麼樣有成績，因而請兩位來作宣傳上的幫忙。」

在兩個青年人的美滿思想中，突然發現到這人的誘騙，江水於是突然狠不客氣地說：

「張先生，我千萬料不到提倡普羅文學的名家，却生活得比普通入好過幾十倍！」

張先生狼狽滑地說：

「兩位不要誤會，我是宣傳家，不是實行家。而且在這租界裏，要不是住這種洋房子，容易被人捉去。總之這個是我個人的行爲，與人不相干的。我知道兩位，都是有熱血的青年，而且經濟上又不十分寬裕。只要你們願意，我可以給你們一個宣傳大綱，將來一有成績，報酬一定從豐。兩位不要迷惑，現在中國的社會裏，找事多末難，尤其是研究文學的，簡直找不到半個飯碗。兩位千萬不可失了這機會，這是很好一條出路。」

文龍冷笑了一聲說：

「我們謝謝張先生吧，我們有我們的出路，不勞張先生替我們來瞎找。我們中國人，只有走我們總理告訴的三民主義的路，我們回去了。我們走吧，江水！對於普羅的作家，我這纔肯定的說是煽惑青年的

狗賊！好好將一個純正青年的思想，用甜蜜的口吻誘導到邪路，使他終身不能自拔。張先生，唱你普羅文學的高調吧，你去憑你的手腕玩弄青年，你去用你的餘閒，到處誘惑學子，然而你要我們作這些事，你還不知道我們是決不會受你欺騙的人吧！張先生，我好的忠告你，假如你要以提出文藝爲救國的時候，那你能如此盲撞，你須知道普羅文學是赤俄的惡毒政策！你須知道在三民主義的轄治下，不容有這類不成熟的思想的摻入！我們需要的是民族主義的文學，救國的文學！……去吧，江水。」

在張先生的怒視中，兩個青年人走出洋房了。狗仍狂吠，然而細雨已止，西方頓呈蔚藍雲朵，好比有一種燦爛的光明，照耀在兩個青年人的前路。

在一個秋天的傍晚，兩個青年人很快樂而興奮地走着。





## 歐洲基督教的文明

荷蘭Multatuli著

應非洛譯

一個龐大強健的人，帶着銳利寶刀，和半打的連響手槍，立在一個非洲黑人的小茅舍之前，叩着門。

「是誰？而且你要什麼呢？」一個黑人從牆洞裏伸出頭來問道：

「我的名字是基督教文明！你黑蠻子，不知道嗎？不要發這樣的惡問。我在此地來教化你，粗魯的東西，討厭禽獸，出來，匪徒！把門打開，不然我要槍打你的烏肚子！」

「你來教化我嗎？你將如何教化我呢？」

「如何教化？首先，你必須像一個白種那樣的穿衣服。你不識羞嗎？蠢豬，在全世界面前裸着跑？現在和以後，你必須穿襯衣，戴硬領，束着領帶，穿着

褐色皮鞋，戴着絲製帽子，和一雙手套。你不懂我的話嗎？蠻子！我能够使你得到你這些所有的東西，——

——只要把錢來，你該懂了。」

「但是，我將怎樣安頓這些一切的破布呢？」

「清潔的衣服，美好的衣服是文明的第一種符號

。」

「但是，此地太熱，穿着這些衣服，我會悶死的

。」

「那無關緊要，黑野獸。至少你須得像一個文明

人，不然便該死。」

「你太仁慈了」。黑人嗷嗷說道。

「告訴我，你這私生子，是如何生活的？」

『我餓的時候便吃香蕉。不論如何，我都可以如意的吃喝和睡覺。』

『哦，無法律的黑蠻子，你一定要再找職業——

假如不，我要投你到監獄裏去。懂得嗎？』

『監獄？——那是什麼意義？』

『哦，黑痞子他連監獄是什麼也不知道！監獄是基督教文明的極重要的制度。』

『好呀！我要開設一家咖啡店，因為我有許多咖啡和糖。』

『好的，那是一個好計劃。但首先你應該付出二十五元來邀得准許。』

『爲了——什麼呢？』黑人囁嚅地問。

『爲了領照會，無信仰的黑匪徒！你想想，文明是不值錢的嗎？』

『但是我沒有錢。』

『那也無妨事，我會取你的咖啡和糖。』

『這是很清楚的，你的文明是何等的光耀顯赫呵！』

『你應該好好的相信，你這黑色的禽獸。現在你不能夠把握着一切文明的好處，但是，不久，你會明白的。』

這貧窮的，不文明的黑人跑入荒野中去。

※ ※ ※

『附言』 Mulatuli 本名 Edward D. Dekker，一八二〇年生於阿姆斯特丹，他是荷蘭一個大著作家，並且是表同情而援助當時被荷蘭政府壓迫的爪哇人，他因此而損失一切的名譽，金錢，工作，從他這篇短文，便可以看出他的憤懣來。本文，由 Freeman 和 J. Ishill 譯爲英文，登在美國近代學校月刊三卷八期上，我即從此譯出。像黑人同樣的命運，不僅是殖民地，次殖民地的人才受著呵！——譯著

# 雜感



## 中國人的快樂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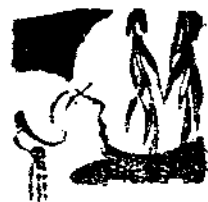
快樂是人生最大的目的，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都是建築在快樂的上面。不過快樂可分『個人的』與『倫理的』兩種。個人的快樂，多半是指自利的傾向而言，倫理的快樂，則包括有利他的傾向。真正的快樂，是永久的，普遍的，高尚的，和精神的。所以凡私慾過甚以及爲自己打算太周密的人，都不能享受真正的快樂。縱或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與輕裘肥馬；一切物質上的享受，在心靈的深處，決不能得到平安與慰藉。我們可以日常的經驗做實例，比方我今天

中國人的快樂主義

在朋友面前說了謊，或在金錢手續上不乾淨，或佔了不當佔的便宜，或陷害了一個無辜的人……總之，不論事的大小，只要我今天所做的事對於別人有損，其結果都足以引起我的痛苦。反之，若我所做的都是與人爲善，於人有益，其結果都足以引起我的快感和滿意。『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這個定理的眞確，正如『二加二等四』一般。但社會上一班求快樂的人，所求的都是快樂的反面。如賭博，宿娼，抽大煙，嫉善忌才，貪贓枉法，投機取巧，以及一切損

人利己的事，在作者自己方面，雖似乎有須臾的快樂，然而其結果呢，無不是終身陷於地獄，而不能自拔

。甚至軀殼也不能保存，何況精神生活？嗚呼！中國人的快樂主義，一「行屍走肉主義」而已！



## 偽教育者的罪過

陳果夫先生有一次在中央黨部的紀念週報告中，提及教育的重要一件事，引起了我許多感想。

現在中國許多搗亂的政客，那一個不是由學校出身的學生？如果辦學校的人真有心為國家培植人才，就應該造出一班有氣節的人來。一國的政治與一國的教育有莫大的關係，試以英國為例，英國的法治精神，委實令人佩服。英國政治如此的修明，完全是因英國人大家都奉公守法，他們那奉公守法的習慣，完全是由學校養成。不但中等教育尚嚴格的訓練，以養成士君子 Gentleman 的態度為目的，即高等教育對於學生人格的修養，也非常注意。比方牛津劍橋兩個大

偽教育者的罪過

學的教授，簡直是保姆一樣，把學生管得非常利害，對於每個人的個性思想和習慣，都有深切的了解，與適當的指導。禮義廉恥犧牲勇敢的品性，都可以在學校的環境中養成。教授不僅利用課堂做訓導學生的場所，還利用運動旅行遊戲等事做薰陶品性的工具。在牛津劍橋兩校學生賽船的一樁事上，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紀律是何等的森嚴，態度是何等的大方，團結是何等的堅固。勝了不驕，敗了不挫，在運動遊戲中，處處都可以看出一種『士君子的態度』。這都是教育者苦心孤詣培養訓練的結果。像這等青年，一旦投身社會，自然能够任重道遠，以當大事。反觀我國學校畢

業的青年，大都意志薄弱，同流合污，稍得即驕，稍失即餒。極易受情感的衝動，沒有半點自治或自持的能力。一旦投身社會，馬上就腐化起來。難道中國青年是天生的壞蛋，而英國青年是天生的聖哲嗎？絕對不是！這是中國教育的失敗！換言之，即是中國教育者不負責任的流毒。湖南的共產黨算是天字第一號了，假使湖南共產黨沒有所謂知識份子在中領導一切，決不會有今日這樣可怕的慘劇。那些知識份子，如毛澤東夏曦郭亮（已死）易禮容等，都是長沙學校出身的學生。那時候在湖南辦教育的人，採『絕對放任主義』，既無所謂『訓練』，更無所謂『指導』。八九年前湖南學生大談馬克斯主義，在長沙大組織其

青年團，及無政府主義的機關，學校當局不但置若罔聞，還自鳴得意，誇示於人曰：『我們的學生，你看，思想多麼新呵！』甚至利用這班搗亂的學生，做自己升官發財的工具。假使八九年前在湖南辦教育的人，肯負半點指導訓練的責任，決不會製造這許多共產份子出來。好！現在郭亮等被殺了，夏曦等逃走了，毛澤東等還正在幹殺人放火的工作，兩湖及江西的民衆十九是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然而當時辦學校的人——共產首領的老師——倒是飛黃騰達，居優養尊。可憐迷路的共產青年！更可憐數千萬顛沛流離的民衆！嗚呼！長沙七月二十七日的空前浩劫，誰使爲之？孰令致之？回想當年，殊堪太息！



## 自利與利他

英國哲學家浩布斯 (Hobbes) 把人類看做自私自利的動物，自私自利是類人的本性，舉凡一切道德，都是從自私自利出發。甲看見乙痛苦而生憐憫的同情，由同情甚或予以援助，這可說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浩布斯以為這種道德上義務，也是基於自私自利的衝動，因為甲看見乙受痛苦的時候，即想到自己將來也不免遇着同樣的境遇，所以甲同情於乙，絕對不是因甲有利他的衝動。

若人類果如浩布斯所云，絕對沒有利他的衝動，則人類社會根本不能成立，人與人相處，全靠有合作

自利與利他

互助的精神，若大家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不但社會生活無法維持，即自我一人也無從立腳。人不能離社會而獨立，一旦與自我以外的他或她相接觸，就不得不降服自私自利的衝動。無時無地須把一半工夫設身處地替別人設想。總之，在人與我的中間，不容劃出一個極顯明的界線。別人的痛苦，即自家的痛苦，別人的快樂，亦即自家的快樂。在社會中決沒有人人皆苦而我獨樂的道理。人與我無時無地不是息息相關，休戚與共。所以『利他』與『自利』絲毫不相衝突。老子所謂『既以為人己愈有』，實在是千古不磨的真理。

可見努力以謀社會的福利，即等於謀自我的福利。救人就是救己，凡絕對自私自利而沒有利他衝動的人，都是自殺。老實說一句，世間上真正利他的人，才是真正自利的人，因為真正自利的人，有『萬物皆備於我』的思想，以及『與物同體』的觀念。把宇宙萬有

都視為己有。還不是自利嗎？可惜懂得自利真義的人太少，現在一班人總以為利他於己有損，於是大家拋棄『利他的自利主義』，專講『非利他的自殺主義』。許多人正在走着自殺的路，還自鳴得意，可笑亦復可哀！

### 注意

——本刊第四期係『青年問題專號』，本刊特約撰述專家，如朱經農先生，仇鰲先生，徐志摩先生，劉冰霞女士，沈茲九女士，印今女士等，皆有論著。關於青年的經濟，求學，戀愛，及職業等問題，均有精詳的討論。



##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以介紹世界學術及發揚民族精神為宗旨  
稿件凡與本刊宗旨相合者不論創作翻譯均所  
歡迎
- 二 稿件不拘文言白話須臆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符號
- 三 稿件登載後致酬分兩種  
甲 現金 每千字三元至六元  
乙 酌酬本刊
- 四 稿件本社有刪改權但投稿人不願刪改者須預  
先聲明凡經在本刊登載之稿件版權為本社所  
有
- 五 稿件不拘學術論文或文藝作品每篇以三千字  
以上一萬字以下為限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  
例
- 六 投稿人須詳細開明通訊地址及真姓名以便通  
信
- 七 稿件請逕寄南京網巾市十號本社編輯部

### 廣 告 價 目 表

等別	地 位	特 等	優 等	上 等	普 通
	底封面之 外面	封面底面 之內面及 對面	正文分類 之前後	正文 後中	正文 後中
	全 面	五十五元	三十六元	二十八元	二十元
	半 面		二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十元	八元

本廣告價目表以每期為單位廣告概用白  
 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刻  
 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  
 情形請至時事月報社廣告股接洽遠地函  
 詢即行奉覆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十五月初版

編輯者 長 風 社  
電話二三五八  
南京錦州市十號

發行者 時事月報社

印刷者 時事月報社

南京鼓樓

電話三二七三二 電報掛號一〇〇〇

每冊 大洋一角五分

外埠郵購另加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一角

零售 每冊 大洋一角五分

定閱

國內 半年十 二冊一元八角 全年二十四冊三元四角

國外 半年十 二冊三元二角 全年二十四冊六元

(內含郵費)

新加坡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 如有改動 隨時增減

(本 刊 代 售 處)

- |    |                   |    |                   |
|----|-------------------|----|-------------------|
| 南京 | 民智，文化，南京，中央，花翎，南洋 | 汕頭 | 潮梅新報社，南方，文明，商務等書局 |
| 蘇州 | 文拾，小說林，振新書局，交通，新  | 廣州 | 中華書局，海峽           |
| 無錫 | 新報，文華，大同          | 廈門 | 廈門世界書局            |
| 常州 | 世界，日新，新新          | 福州 | 福州世界書局            |
| 鎮江 | 常熱等書局             | 青島 | 明善堂               |
| 南通 | 南華，中央，大同          | 濟南 | 濟南世界書局            |
| 揚州 | 世界，梅枝等書局          | 煙台 | 煙台世界書局            |
| 松江 | 中華書局              | 濰縣 | 濰縣世界書局            |
| 徐州 | 小說林，中山，新文         | 保定 | 直隸書局              |
| 杭州 | 化，武，石，渠，閣         | 天津 | 英華，世界，廣文          |
| 寧波 | 古今，新書局            | 北平 | 新亞                |
| 永興 | 商務印書館特約處          | 漢口 | 漢口世界書局            |
| 廣州 | 民智，共和，文明          | 武昌 | 武昌世界書局            |
|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 九江 | 九江世界書局            |